

• 神 秘 之 国

中国与意大利

中国与意大利，相距万里，山重水复，但中意两国人民的往来却源远流长。

一

我在罗马期间，罗马市市长助理便向我们披露，1995年1月北京的政府官员将要飞抵罗马，共商北京与罗马这两个世界历史文明大都共建友好城市的事宜。

继上海与米兰、南京与佛罗伦萨、苏州与威尼斯之后，中国与意大利已有 20 对省市建立了友好省市关系。

自 1970 年 11 月 6 日中意建交，两国间的政治、经济交往逐渐多起来，八十年代一开始，意大利共和国总统佩尔蒂尼访华之后，总理克拉克西(1986 年)以及各院议长、部长等多次访华。我国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1979)、赵紫阳(1984)、胡耀邦(1986)、李先念(1987)、吴学谦(1987)、李贵鲜(1989)，以及省、部领导都曾先后到意访问，对加深中意两国政府间的了解，增进

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推动两国经济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两国间的经济合作有了进一步的加强，1990 年两国贸易额达到 19 亿美元。今日中国与意大利，无论从国家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从政治、经济到文化交流都有了长足的进展，广泛的交往与接触。

中国文联代表团，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应意大利作者、出版者协会的邀请，去访问这个古老而又充满现代文明的国家。

1995 年初春时节，地中海和煦的阳光洒落在罗马威尼斯广场上，一簇簇盛开的鲜花迎接着一行来自东方的文化使者。在为期 15 天的访意期间，代表团漫游了大半个意大利，所到各处与意大利的各级行政官员、作家、艺术家以及人民群众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接触，意大利人民的热情好客，对中国人民的真挚友好，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中意两国人民，虽然民族不同，肤色各异，有各自的语言和信仰，但并不陌生，并不影响两国人民之间感情交流和往来，特别是意大利作者、出版者协会，自 1982 年以来与中国文联建立互访关系以来，曾五次访华，协会主席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罗曼·伏拉德先生及其夫人三次来中国，其他同僚们也曾先后来到中国，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纯朴民风以及今日中国的飞速变革与发展，都给他们留下难忘的印象。他们说，他们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愿意成为一个中国化的意大利人。伏拉德夫人是位考古学家，去过许多国家，但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她说，这次再度访华，最大的感受是中国有了明显的发展和变化。卡尼吉亚尼的女儿在意大利一个大学中文系里学汉语，他临别的时候说，这次中国之行，使他肯定了女儿学汉语的选择是正确的。在我们要离开罗马的两天里，有两位意大利小姐一个叫艾伦，另一个叫什么名字记不起来了，曾两次到我们住地，询问到

中国学习汉语的一些问题，我们问她，你去过中国吗？其中一个回答：“去过。”“好吗！”“好。”从她们向往的眼神里，可以看得出对中国的美好印象，艾伦小姐的父亲就是曾经访问过中国的意大利作者、出版者协会综合办公室的负责人卡尼吉亚尼，他表示一定要带着女儿来中国看看。

他们说：“中国有着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

二

应该说，两国之间的往来是有着漫长历史的。如果不计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公元前 2 世纪）商道。它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元、明时代。在威尼斯的马恰那博物馆我们亲眼看到了大家所熟知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亲笔书写的并由他的律师签字的“遗书”，那是写在薄羊皮上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物。据史料记载，马可·波罗生于威尼斯商人家庭，大约在公元 1271 年 11 月随其父、叔父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越帕米尔来到东方。1275 年 5 月到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北），得到元世祖忽必烈信任，待遇优厚，仕元 17 年。游历几遍中国，曾到今新疆、甘肃、内蒙古、晋、陕、川、滇、鲁、苏、浙、闽及北京等地，中间一度至缅甸。后因伊儿汗国汗遣使向元室求婚，马可·波罗奉命护送公主出嫁，1292 年初离开中国。《马可·波罗行记》对他在东方特别在中国的生活和所见所闻作了记载，盛道东方之富庶，文物之昌明。尽管近年有文质疑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来到中国，原因无外是正史未载，中国的妇女缠足只字未提等，但这只能说是“一家之言”而已。

如果提及意大利人在中国，第二位当属天主教耶稣会传教

上利玛窦了。万历十年（公元 1582 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奉命来中国。最先在广东肇庆建立天主教耶稣会第一个传教会所。利玛窦为了使中国人易于接受基督教教义，先是剃发落须以僧自居，后又潜心研习四书五经，改着儒服，号称“西儒”。同时他还有意结交皇族宗室和达官贵人。万历二十九年到北京，向明神宗献上圣像、《圣经》、万国图、自鸣钟、八音琴等欧洲近代科技产物，自陈“夙闻贵国政治昌明、私心倾慕，……欲承皇上隆恩，准赐终身寄居贵国，以便奉事天主”（见《中国天主教史》第 56 页，德礼贤著）。神宗对此极为赏识，准其长住，且在京城拨赐地产，供生活费用。1610 年 5 月利玛窦逝于北京，明神宗下令以陪臣礼葬于阜成门外。史称“他是第一个将西方近代科技传到中国的人”。他绘制的“世界地图”多次刊行，他的《中国札记》则是向西方人系统介绍中国文化的第一部著作。

是否可以这样概括：在当时意大利与中国的交往和接触中，一方面是以教会为载体的宗教文化与科技的结合；另一方面是以经商为目的的经济与贸易的融通。这种交往和结合，虽然发端于宗教，而最后延伸到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这无疑对后来中意两国的交往了解开创了先河。

这次，我们到意大利观光中，眼睛中看到最多的是耶稣的圣像，在那些中世纪艺术中反映最多的是《圣经》的故事，这使我联想起中国的孔子和那部传世之作《春秋》，如果做一个比较，这两个古老国家，东方有一个圣人——孔子，西方有一个圣人——耶稣；东方的圣人比西方的圣人早生下来 551 年；东方的圣人有 72 贤徒，西方的圣人有 12 个门徒；东方的圣人已经死了，西方的圣人还活着。在意大利信耶稣的人还相当之多，而作为统治中国 2,000 余年的儒家思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越来越没有立锥之地了。它成了“老的不亲，少的不爱”的陈腐观念，将被历史

所清洗,儒家思想对应“斗争哲学”,它是一种“阶级调和”,对应“自我价值”,它又是一种“中庸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今日可怕的是唯利是图,不管他人。

三

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国与国不乏相同类比。中国与意大利,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比起古代世界文明四大发源地,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埃及),西亚的两河流域(希腊人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即今伊拉克境内),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今巴基斯坦境内)和我国的黄河流域,应该说古罗马帝国与上述这些建立奴隶制最早的国家相比,至少在时间上要稍晚一筹。标志意大利半岛上奴隶制开始的罗马共和国,最初形成于公元前 6 世纪,这比中国原始社会解体进入奴隶社会阶段的夏代(约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17 世纪),要晚一、两千年。但是,深受埃及、古巴比伦文明影响的古希腊文明,为罗马帝国的兴起作了历史准备,而且后来它的光辉和创造绝不逊色于先前兴起的文明古国。至今还保留着丰富多彩的历史遗迹,成为历史陈列馆中的瑰宝。仅以罗马城的名胜古迹为例,罗马有号称世界八大名景之一的斗兽场,著名的罗马水道,古罗马废墟、浴场、凯旋门、万神殿、天使古堡、地下墓地等等。始建于公元 72 年的科洛塞奥(“巨大”的意思)斗兽场,是罗马城中巨大宏伟的古代椭圆形建筑物,地基厚 12 米,宽 51.5 米,其最长直径为 188 米,是一座岩石和混凝土结构。就其规模比埃及 70 多座金字塔中最大的一座(塔高 145 米、塔底边长 230 米)“齐阿普斯”不相上下。比起“世界上七大建筑奇迹”之一的我国万里长城,时间要晚,工程要小。

万里长城始于春秋战国，止于明朝，明灭元后，为防止蒙古族卷土重来，前后共修筑 18 次，历时 100 多年，中华民族深受徭役之苦，同样，罗马斗兽场也是当时罗马提图皇帝征服耶路撒冷用 4 万名俘虏建造了 8 年才完成了这座能容纳 6 万观众的奴隶斗兽场。

我们到罗马，并未能去罗马古墓，据说罗马的地下世界与地上世界一样规模浩大，居住拥挤，罗马有 45 个地下古墓区，墓区地下通道总长度为 500 英里，分上下 5—6 层，在 300 年间约有 600 万死者被埋葬在这里。在基督徒遭到瓦莱里亚努斯皇帝迫害时，曾将圣·彼得和圣·保罗的遗骸转移到这里，所以这块地方便成了朝圣的胜地，香客们留言赠语以祈求圣明保佑。那么，埃及法老的陵墓“金字塔”只有 70 多座，散布在开罗南 10 多公里的基萨一带就相形见绌了。拿我们中国的秦始皇陵来比，秦陵内城周长 2,525 米，外城 6,264 米，应该说中国的“住房”条件要比埃及、罗马不知要好多少倍。梵蒂冈有圣彼得大教堂，是基督在世上使者、代言人住的地方，它是人间与上帝沟通信息与传达上帝旨谕的总站；北京有故宫，是天子住的地方，也是上达天意下转民情的地方。意大利号称天主教之国，中国是佛教、道教之邦。纵观中国与意大利，乃至世界各国，虽然文化积淀不同，风格各异，但总体说来大同小异。另外，民族与民族之间这种世界性的融通与历史上的“民族大迁徙”有很大关系，在中国元朝鼎盛时期，由于匈奴人的西迁，引起了日耳曼人诸部落从多瑙河以北、莱茵河以东的广大区域大规模向罗马帝国境内迁徙，这对罗马的社会和文化必然造成很大影响。人类同生于地球之上，诚如盛放在一个容器中的相互溶解的液体一样，总要进行分子的溶解和扩散，国与国之间，只有形式、程度的差别，并无实质上的区分。无论是中国和外国，无论是黄种人和白种人、黑种人，都有同

样的追求和爱好。对于一切善良美好的东西，人类都充满了向往和憧憬。中国人民和意大利人民都为缔结人类的友谊，尽着各自的天职。

意大利的今天与昨天

意大利，堪称神秘之国。

提起意大利，便让人想起古罗马帝国、欧洲文艺复兴，想起斯巴达克斯、马可·波罗和一批中世纪的文学、艺术巨匠，想起

.....

—

对于今日意大利，无论我们是否亲自到过这个国家，都会知道意大利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七强之一。从 1986 年起，它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日不落帝国”（英国）。随着世界经济逐渐走向集团化，今天的世界，西欧七国、亚泰经济合作组织、北美地区“三大经济板块”已经渐次形成。意大利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占据地中海的海上通道，这无疑为它的经济发展大开了方便之门。

意大利国土面积只有 30 多万平方公里，人口 5,700 多万，有 7,200 公里长的海岸线，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相当于中国

个中等省份。但是，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在 1990 年就已达到 1,306.8 万亿美元（约合 10,840 亿美元）（当时汇率：美元 = 1,205 里拉，到 1995 年为：美元 = 1,560 里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8,830 美元。论经济实力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意大利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确实有些档次极高的产品，意大利的皮革制品称霸世界，意大利的饮食也已成为当今社会的时尚。尽管我们对意大利那些质地优良、做工精细的皮衣、皮鞋爱不释手，对意大利的美味佳肴赞不绝口，但我还说意大利真正能够吸引我的还是历史，它辉煌的历史。

当我踏上意大利的国土，第一眼看到的不是想象中的“摩天大厦”，轰轰作响的工厂，眼前乃是遍地古堡教堂，满目废墟遗址，在古老的市区里又洋溢着现代文明的气息，市区川流不息的机动车辆和穿着入时的人流。据说罗马有 180 万辆小汽车，4,000 辆出租车，几乎平均一人一车。走进意大利，仿佛走进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走进悠远深邃的岁月。在这里，历史与现实、古老与现代，相融相合，相掺相伴。在意大利使你感到彷彿沙州百姓生活在敦煌阳关，长安庶众居住在秦陵汉墓。意大利人就是在世俗与古老这种氛围中，年年岁岁目睹先民的遗迹，朝朝暮暮过着现代人的生活。

“啊！这就是意大利！”我不禁惊愕地自言自语地疑问。

“对，意大利就是历史。”不知我们当中谁说了这样一句精彩的话。令我顿然醒悟。

是啊，如果看现代文明，与其来意大利，就不如去美国、去日本。意大利虽然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挤进了“七强”，但在这个世纪里，它毕竟是落伍了。

二

意大利的辉煌，不在于今。公元前 6 世纪，在意大利半岛上兴起了一个奴隶制国家——罗马共和国。第一次布匿战争使罗马统治了西西里岛，当时的奴隶主虽然手中没有坚船利炮，却凭借舟楫长矛开始远征西班牙、希腊，到了公元前 47—公元前 45 年，罗马内战，尤利乌斯·凯撒成为唯一的统治者，公元前 31 年，阿克提翁之战，屋大维(后来的奥古斯都皇帝)建立了全罗马的统治。这时罗马已成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奴隶制大帝国，罗马从一个小城邦国，一跃而成为地中海区域的霸国。公元前 27 年，罗马共和国崩溃，帝国时代开始。

到了公元 117 年，罗马帝国扩张达到极限。赫赫有名的古罗马帝国，此刻已到了登峰造极程度。

从上面的历史记载，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在公元前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在世界的西方已经崛起一个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它的鼎盛第一次奠定了意大利民族在人类历史上的位置。

沧海桑田，历史老人又以惊人的步伐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罗马帝国经过“罗马三世纪危机”，到中古中世纪时代，经过长期战乱的洗礼，罗马帝国“不可征服的太阳”(公元 274 年“不可征服的太阳”被宣布为罗马帝国的神)，终于又升起来了。

丹纳认为，文艺复兴是“意大利最了不起的创造”，作为欧洲文化和思想发展标志的一个重要时期(14 到 16 世纪)。最初开始于意大利，后来扩大到奥地利、法国、英国、荷兰等欧洲其它国家。这样一次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文化运动，又使意大利得以实现再度辉煌。

历史在艰难的行程中走着，人类用全部力量和智慧推动着这艘沉重的巨轮前行。但是，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国家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次、两次的闪烁，这并不是多见的时刻。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曾这样评述那些最重要的历史性时刻：“尽管歌德曾怀着敬意把历史称为‘上帝的神秘作坊’，但在这作坊里发生的却是许多数不胜数无关紧要和习以为常的事。在这里也像在艺术和生活中到处遇到的情况一样，那些难忘的非常时刻并不多见。这个作坊通常是作为编年史家，冷漠而又持之以恒地把一件一件的事实当作一个又一个的环节连成一条长达数千年的链条，因为所有那些最重要的历史性时刻都需要有酝酿的时间，每一桩真正的事件都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一个民族内，为了产生一个天才，总是需要有几百万人。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最后他不无感慨地说：“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

诚然，我不能像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那样，当“凭吊了罗马帝国无数古迹，深受感伤，下决心写部衰落史”。但是，当我走进历史的长巷，幻化先民们的劳动和创造，历朝历代的兴衰更迭，又不无感慨，历史的长河将向前接续流淌，而漂浮在这巨流之上的生灵，将亿万斯年如是地生存，永无穷尽。

倘若上帝能赐予神明，我将驾着“挪亚方舟”，游离罪恶的苦海，奔向永恒的太阳。

三

回国以后，我仍然魂牵梦绕，意大利在我的脑海中时隐时

现，若明若暗，意大利我当如何评价你？在我看来，你既现实又遥远、既熟悉又陌生、既清晰又模糊，意大利有古老悠久的历史，又有现代西方浓郁的缩影。美丽的地中海岛国，接替着古希腊的文化，有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式的天赋聪颖和哲学思辨力量，曾经产生过赫刺克勒斯那样的神话般的英雄，也出现过象达玛斯忒斯那样的强盗；古代盗火者的形体今日虽已化为腐尸，但他们的灵光还依然跳动在这片土地上。凯撒、屋大维、加里波第曾使这个世代居住在亚平宁山中的民族骄傲和自豪，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给这个民族带来灾难的同时，又令他们在世界人民面前黯然失色。他们的艺术光环如同他们征服地中海沿岸的武力同具魅力，曾经普照过人类历史的辉煌时刻，意大利曾经是绘画、雕塑的故乡，音乐、歌剧的故乡，即使走向现代艺术他们也毫不逊色，独树一帜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电影艺术流派，可以与法国的戛纳、美国的好莱坞、苏联的军事题材影片争雄夺霸，罗马每年生产的影片比美国好莱坞还要多。意大利电影之父贝鲁托卢奇导演的《末代皇帝》至今还储存在人们记忆中。《西西里匪徒》、《无法抵御的诱惑》以及《教父》等等，这些曾经震撼世界影坛的力作，随着日月的流转嬗递仍不褪色。在这个离奇古怪的国度里，古文明和现代资本罪恶同生并存，灿烂的文化艺术和腐朽的世俗生活相伴而长。一方面是古罗马文化的发祥地，另一方面又是法西斯祸首的老巢，世界上最大恐怖主义黑手党的渊薮。海盗与航海家、精神沮丧人和疯狂幻想者风雨同舟，美丽的天空和肆虐的海潮相依相映。在这里，可以嗅到浓烈的宗教气息，又可以感受到顽强的政治暴力。我们读着意大利，胜过一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朦胧诗卷。

四

依我拙见，今天的意大利，虽已具列强之威，但今天的一个意大利却不如昨天的半个意大利。一个国家曾经有过的吕明鼎盛，诚如一个人的春风得意，一株树木的枝繁叶茂，不会永恒如是。这是所有历史学家、哲学家所一再认定的。历史的周期性，仿佛无可变异的晨昏午夜。不过黎明的短暂和长夜的冗长，常令高人义士扼腕难奈。上帝的作坊，千年如一日，最终“赚得英雄尽白头”。

最近，我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据意大利尤里斯研究所估计，仅自称所谓“马吉”的法师等，约有 1 万左右，由迷信造成的悲剧时有发生。在卡拉布里亚，一个两个月的女婴在驱魔仪式中活活被打死。在西西里，一个年轻的渔夫喝“圣水”，一命呜呼。罗马大学社会学家马西欧蒂在分析迷信风时说，人们在艰苦与困难时，总会向神灵求助，向法师请教，以寻求心灵上的安慰。

有人论评“求人者兴，求神者亡”，这是否可以上升为一条规律不好说，但至少可以洞悉世情民意，进而推断社稷安危，人心向背。信仰的危机，预示着旧的生命将要结束，新的产儿即将莅临。我们不敢断言意大利民族经过“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之后，会不会犹如文艺复兴那样“再生”“再现”罗马古代的辉煌，其实这并不主要，因为人类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历史不存在常胜将军，也没有始终如一的赢家。任何一个民族都可能跨入文明的门槛，又会漫不经心地走下圣明的宝座，这期间不存在什么“外力神推”，但也不是凭借人类自身行为可以加工和制作。历史的长河蜿蜒曲折，概以客观环境所致。

诚然，人文主义比基督教的教育大进了一步，意大利的今天比意大利的昨天要色彩斑斓得多，但是，明天的意大利应该比今天更美丽。

教堂之国

曾有人说意大利是一个圣人和神父的国家，这未免有些极端。

但意大利绝大多数居民信奉天主教，意大利拥有的主教数量几乎相当于我们所知道的其余西方天主教国家拥有的主教的总和。在意大利眼花缭乱的建筑中，最多、最宏伟壮观的就是教堂。可以这样说，意大利是无处没有教堂，随处可见修士修女。

在中国，哈尔滨作为东正教的主教区，是教堂比较多的城市，老百姓常说的“喇嘛台”，不下十余处。我从五十年代就生活在这座城市，我的家就住在最有特色的一条街道——教堂街（文革时更名为革新街），朝朝暮暮仰望那高耸的拱顶，日日夜夜倾听教堂的钟声，可是我却从未进过这象征“神灵”的门，我个人的浮沉荣辱从未祈求过它，它也从未恩赐过我。只有一次机会，那是去年的一个夏日，曾与我一起工作过的一位年轻人结婚，婚礼定在大直街上最大一座天主教堂举行。约了我去参加，可是，到了吉日，我临时因工作脱不了身，于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也就失去了。

原以为此生与“佛门”无缘，想不到，到了意大利竟一脚踏入

“佛界”。我在意大利的半个月中,可以说没有一天不进教堂。在意大利接触最多、消耗时间最长的就是教堂。一是对方就这样安排,你不能不看。二是看教堂不是目的,主要为了看教堂里的文化、艺术。在意大利,其实所有国家宗教和艺术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或者扩大些说,宗教与历史和当时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我们在意大利参观了大小城市和古堡,包括梵蒂冈有 12 处。其中参观教堂不下二三十所。这一下子,填补了我半个多世纪的空白。

意大利号称教会之国,罗马是天主教的中心,早在公元 313 年,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发布通称《米兰敕令》的一组文件,规定基督教为合法宗教。公元 392 年,狄奥多西一世以帝国名义正式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狄奥多西死后,由其二子分治罗马帝国,从此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两方教义均以正统自居,东部称东正教,西部叫罗马公教。从此基督教三大派别: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形成,但天主教(罗马公教)一直占有绝大多数,几经兴衰,现已有 16 亿教徒分布世界各地。而意大利一向作为天主教的摇篮。在欧、美、亚、非及大洋洲中,欧洲最集中,而欧洲中则意大利居榜首。

我在佛罗伦萨参观主教大教堂时,曾好奇地问过意大利作者、出版者协会佛罗伦萨分会主席伊万·杰利斯蒂:“佛罗伦萨一共有多少教堂?”他迟疑了一下,不很准确地说:“有名的大教堂 40 余所,全部约 100 多所。”后来我又问罗马有多少教堂,他说:“罗马号称千座教堂的城市。”按照《古城罗马》一书介绍:“有人说罗马有 4,000 余所教堂,有人说上千所,也说 365 所,10,000 多名教士和修女。”如果罗马城真有 4,000 余所教堂,而罗马全城人口 283 万人,就是说平均 700 人有一所教堂,教堂数量之多便显而易见了。罗马城有 7 个主教堂:圣·彼得教堂,圣

· 约翰教堂, 圣 · 大马丽亚教堂, 圣 · 保罗教堂, 圣 · 十字架教堂, 圣 · 塞巴斯蒂阿诺教堂, 圣 · 洛伦佐教堂。当然, 罗马城中最大的一所教堂是位于梵蒂冈境内的圣 · 彼得大教堂, 始建于公元 4 世纪 20 年代, 堂基呈十字形, 长 212 米, 宽 137 米, 中殿高 46 米, 平面面积 2 万多平方米, 屋顶为木结构, 堂前有 284 根古希腊圆形大石柱组成环形回廊, 堂前巴罗克式广场可容纳 5 万人, 堂内存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许多古典艺术家的壁画和雕刻。圣 · 彼得教堂比人们熟悉的巴黎圣母院长宽高平均都要高出近一倍。所以圣 · 彼得教堂不仅是罗马城, 全意大利最大的一所教堂。而且也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大的一所教堂。据资料介绍英国伦敦的圣 · 保罗大教堂屈居第二, 前面提到的佛罗伦萨主教大教堂轴线长 150 米, 在世界大教堂排列第三位。

当我们看过意大利教堂之后, 再回想唐朝诗人杜牧那首《江南春绝句》,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便显得夸张不够了。应该说,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国各族人民的高度的智慧和创造力, 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 广布于中国各地的纪念祠庙、道教宫观、佛教丛林浩如烟海, 只是现在我手头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供依据。根据陈泽民所著《基督教常识答问》一书的介绍, 目前, 在中国“开放的新教堂已有 7,000 多所, 信徒人数达 500 多万, 还有 2 万多处聚会点”。“印刷出版了近 700 多万册《圣经》。”不过中国太大了, 以世界 7% 的土地和小小的意大利比, 那么多的教堂密布于狭小的地域上, 自然就显得尤为集中, 可以这样概括, 在意大利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教堂, 每一座城市都不下三五所, 有的甚至十所八所。所以, 你要想把意大利所有的教堂走遍, 我看至少要准备一年的旅行时间, 否则你休想达到目的。

意大利的教堂除了建筑风格上差异之外, 内部的陈设也有

区别。就其建筑风格来说多半以哥特式、巴洛克式、拜占廷式及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在一种风格中间又不免有创新和发展，这与当时及其后来的文艺复兴思潮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前面已经说过，就其文艺复兴来说，在意大利表现在多方面。不只是文学、艺术，也包括建筑设计艺术。而且这些建筑，往往出自当时的艺术大师们之手。最典型的如圣·彼得大教堂的巨大圆顶便是米开朗琪罗亲手所设计；环绕圣·彼得广场的是贝尔尼尼柱廊。公元 1546 年，教宗保罗三世任命 71 岁的米开朗琪罗为圣·彼得教堂工程的首席建筑师，时隔 80 年，1626 年 11 月 18 日新教堂宣告落成，那时，米开朗琪罗早已不在人世。米开朗琪罗活了 89 岁，他是有幸亲眼目睹他的杰作了。意大利的教堂从外表上看，多呈圆顶形，但也有例外，即使是穹隆圆顶建筑，底下的风格也千变万化。威尼斯的小圣西门教堂。教堂的半球形圆顶大得不得了，而教堂却是很小很小，看上去就象几根柱子支撑着一个大圆帽子，颇为奇特，据说当年拿破仑看到这座教堂的时候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见过没有圆顶的教堂。但没有见过没有教堂的圆顶。”从拿破仑的玩笑中，立刻把小圣西门教堂的建筑风格突出出来了。

意大利的教堂从建筑时间上看，也是一种持久战，至少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既表明工程的浩大艰巨，又反映建设和装饰精益求精。教堂的命名，以圣徒、教皇及当时有影响有权势的人为多。如圣·彼得、圣母玛丽亚、圣·保罗等等。之外，像佛罗伦萨的圣·罗仁措教堂，就是从 15 世纪上半期这个城市最有权势的构迪奇家族老科西摩的后代的名字所命名的。罗仁措是个机智敏锐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别号称之为“卓越者”。而威尼斯的“拯灵圣玛利亚教堂”名字，则来自 1630 年威尼斯那一场瘟疫，元老院许愿要为圣母建一座教堂以祈驱

灾去病，拯救生灵。这是威尼斯最美的巴洛克式建筑之一，与我们代表团下榻的住所“巴威尔”饭店一水相隔(威尼斯大水道)，遥相对望。

如果我们剖析教堂的内部陈设，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祭器，二是圣徒、主教的遗骸、棺椁，三则最多的是艺术品，所以与其说在意大利参观教堂，不如说去看这个民族的历史，了解这个民族的艺术。几乎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雕塑艺术都在教堂里得以充分体现。当我们步入圣·彼得大教堂时，在入门的左手侧巨大玻璃内罩着一尊四五米高的一位母亲怀抱着儿子的雕像，人集如云争相观瞻，原来这就是米开朗琪罗为旧圣·彼得教堂雕的《母爱》大理石雕像，也有叫《圣母拗子像》。听导游说，圣母怀中的基督一只脚趾已被敲掉，那是前些年一个精神病病人闯入展室打碎的，为了保护这位大师的遗作，只好在外面罩上了一层玻璃，以防观瞻者直接接触，再遭破坏。

如果谈起教堂的表现艺术，那是少不了西斯廷小教堂的千古不朽艺术之作的。西斯廷小教堂是乔瓦诺·德多尔奇 1473 年为教皇西斯托四世建造的。西斯托四世是一位伟人，是他建造了跨越台伯河的西斯托桥，缔造了西斯托唱诗班，扩大了规模宏伟的梵蒂冈图书馆。这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教堂用于举行十分重要的仪式。现在，红衣主教们仍在这个小教堂里选举新教宗。这座十分简单的长方形建筑，纵深 34 米，宽 13 米，高 26 米。15 世纪，米诺·达菲耶索莱制作了一个精致的大理石屏风，将这个教堂一分为三。较大的那部分供教士们使用；另一部分专供聚会用。唱诗班所站的地板的装饰仿效的是中世纪描写的宇宙的那些艺术品的风格。真正吸引人的是那里的壁画，对这些艺术品的评论也多于对世界上任何其它艺术品的评论。教堂的装饰反映出，在中世纪，人们把世界划分为三个纪元：第一个纪元，上帝

给摩西制订法律之前。第二个纪元，摩西立法以后。第三个纪元，基督诞生之后的恩典时期。

综观意大利的教堂艺术，我们不能不为意大利的先民们卓越的才华叹为观止，象这样的绘画、雕刻艺术巅峰，不知在今后的岁月里，还会不会出现。其实即使是出现，也绝不会是米开朗琪罗、达·芬奇、拉菲尔、提香等，只能是在新的底蕴上筑起的艺术之山。

在本文收笔时，我还想向亲爱的读者，述说一段我在意大利的见闻：

1995年4月1日，代表团在意大利作者、出版者协会的陪同下，游览了古罗马旧城奥斯蒂亚城堡，它位于罗马城20公里处的意大利西海岸，是横穿罗马市区台伯河的河口，岁月沧桑，这座古堡城市，已是颓垣残壁，它记载着意大利人民的创造和古罗马的兴衰，确有北京圆明园的味道，但是历史全貌却完整如初，并未加雕琢修饰，既不添新，也不改旧，既不修旧如旧，也不修旧如新，这反倒更有一番历史感和纵深感。古堡侧有一小小教堂，洁净如洗，教堂座位上摆放着一束束淡白色的鲜花，代表团同志都在疑惑这里将要举行一种什么礼仪活动，不多时，一辆黑色轿车戛然而止，轻步走下一女士，右臂挽着一位老者，徐徐走进教堂，被一位年轻的男士接过。我们在异国他乡荣幸地参加了这对年轻伉俪的婚礼。

意想不到去年在国内没有参加上的教堂婚礼，竟然在意大利补上了。难道这也是上帝的安排？

• 通 向 罗 马

条条大道通罗马

罗马

1995年3月28日—4月1日

—

罗马，是世界上著名的古城之一，意大利的首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据罗马古代伟大学者瓦罗记载，罗马城始建于公元前753年4月21日，一位名叫罗慕洛的人和他的牧民们居住在帕拉蒂诺山一带，后来逐渐向南扩展，逐步占据了台伯河左岸的另外6座山丘：坎皮多利奥、奎里纳尔、维米纳尔、埃斯奎利诺、切利奥和阿文廷。所以，至今罗马还有“罗马七丘”之称。

20世纪20—30年代，罗马已发展成一座现代化城市。现在罗马城的人口有283万，城市面积达508平方公里，罗马古城

(罗马七丘) 面积仅占现代罗马市的 40%, 为本市 12 个行政区之一。旧城和罗马市西北界之间分布有 5 大郊区。罗马都市区面积约两倍于城市本身。市中心的科尔索大街自古典时期起即为罗马重要交通干线。大街东端的威尼斯广场上有意大利第一位国王伊曼纽尔二世纪念碑，沿街有豪华商店、教堂、宫殿和浮雕石柱，威尼斯宫曾是墨索里尼总部所在地，现辟为文艺复兴艺术陈列馆和国家考古—艺术史研究所图书馆。大街在繁华市中心，穿过科罗纳广场止于壮观的波波罗广场。距市中心 10 公里有一条环城公路，从市中心火车站有地铁向西南通往奥斯蒂亚港，陆路、水路、航空交通十分方便。

罗马，的确既是世界历史古城，又是当今世界名城，这样一座城市，一定为世界各国人民所青睐，但是，我体会“条条大道通罗马”，决不局限于这座城市本身，它的年代应该更久远，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的“黎明”，它的范围应该扩展到全意大利，甚至古罗马帝国时期统治的广大欧洲、非洲和亚洲。

早在铜器时代（公元前 1,500 年）便有人在罗马旧城居住。公元前 14 世纪初印欧语系民族开始在此永久定居。至公元前 6 世纪初形成政治上统一的王权城市。之后数百年，罗马人逐渐征服意大利半岛，势力遍及整个地中海地区，罗马帝国版图向大西洋扩展到欧洲大陆内部。公元 1、2 世纪之交，罗马国势和人口（100 余万）达到高峰。到了公元 3 世纪，罗马帝国是在严重的危机和激烈的动乱（瘟疫、经济灾难和外族入侵）中度过的，罗马帝国在政治上日趋腐败，皇帝昏庸，官僚贪污，军队混战。帝国中央政权完全陷入瘫痪，有时一年之中换了 4 个皇帝，甚至同时出现几个皇帝，分裂割据局面渐次形成。奴隶主花天酒地，吃喝玩乐，终日沉浸在豪华的宴会和残酷的斗兽、娱乐之中。衰败不堪的罗马帝国于公元 395 年彻底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东罗马帝国的

拜占廷帝国，西罗马帝国虽然仍以罗马为首都，但已日薄西山，摇摇欲坠，终于在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的傀儡皇帝被外族人废黜，从此，这座“永恒之城”破灭，长达 11 个世纪（公元前 510 年至公元 476 年）之久的奴隶制度帝国统治宣告终结，这时罗马城的人口已不足 5 万。此后，几个世纪内，罗马始终处于异族侵略和教皇的统治之下，直至 1867 年意军又从法国人手中收回，罗马又重新成为意大利的首都。

一

“条条大道通罗马”，这一颇具魅力、广告般的意大利谚语，它的形成应该说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与当时地中海沿岸古罗马帝国的兴盛、交通的发达、宗教的魅力、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风光迷人等有着直接的关系。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南欧一些古代西方文化发达国家，已经形成完善的公路网，从不列颠到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从多瑙河到西班牙和北非。仅罗马城向外辐射出的就有 4 条主要公路干线：向西北，有奥莱莉娅大道，直通热那亚；向北，有弗拉米尼娅大道，至亚得里亚海岸，与埃米利亚大道相接；向东，有瓦莱里亚大道，横穿亚平宁半岛，至意大利东海岸；向东南，有拉丁大道，与阿庇亚大道连接。罗马人共筑硬面公路 8 万公里，交通十分方便，四通八达。沿途每到一地设有驿站，每五、六哩可换乘驿马，每天可走百哩以上。商人们可以利用便利的交通，前来意大利罗马进行东西方的交易，购买来自东方的香料、宝石、丝绸和阿拉伯种马等，罗马成了东西方商品的集散地，因此，通往罗马的大道上又增加了一支络绎不绝的商队。广布于世界各地的虔诚基督教徒，不舍昼夜，冒着雪崩、飓风

的袭击，强盗和暴力的抢劫，翻山渡水，艰难跋涉，越过积雪的阿尔卑斯山，渡过浪高水险的地中海，蜂拥而至，滚滚而来，一齐拥入狭窄的意大利半岛。他们虔诚地希望在死前能亲眼瞧一瞧万国大教堂，能得到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教皇本人的祝福，以求上帝赐福与免罪。

自 1300 年开始设立圣年起，每 50 年为一次圣年，于是，每逢圣年朝圣的人倍增，据记载第一个圣年（1300 年）每天来罗马的人有 20 万人，第二个圣年（1350）编年史家维拉尼估计总共 120 万人进入不朽城的大门。我们去不逢时（1995 年），是在第 14、15 两个圣年之间，差 5 年不到第 15 个圣年（2000 年），当然，这种盛况我们无法亲眼目睹，但来意大利朝拜、参观的人依然不少，挤满了所有教堂和神庙。据意大利作家兼记者路易吉·巴尔齐尼掌握的资料，战后以来，世界卷起一股旅游热潮，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纷纷到意大利旅游：“在五十年代，每年游客是 800 万、1,000 万、1,200 万，后来，是 1,500 万、1,700 万、1,900 万，现在则已突破了 2,000 万大关”，作者预料“在 10 年内达到 3,000 万不成问题，而且终有一天游客人数将赶上甚至超过这个半岛上的居民数。”不出所料，从作者成书到我们去也就十几年时间，现在已经达到 6,000 万，已超过意大利本土人口 500 万。仅罗马城就有 1,100 家旅馆，4 万 5 千多张床位。最近，我偶然看到《环球旅游》报刊登一篇《走马观花意大利》的文章，据这篇文章说：“1994 年意大利全国共接待了 19,330 万旅游者，其中国内旅游者 12,370 万。”6,000 万也好，7,000 万也好，总之，是相当惊人的数字。也证明“条条大道通罗马”是一种现实，名不虚传。

当然，罗马和意大利也确实值得一去。说起意大利，有许多世界闻名的古迹，罗马教廷，维苏威火山，庞贝遗迹，佛罗伦萨的

艺术，威尼斯水城等等。意大利旖旎的风光、罗马城珍贵的古迹确实会使你心旷神怡、耳目一新。难怪沙多布里昂在给他的朋友德封坦的信中说：“你不是确信无疑地赞赏克劳德·罗兰的画里光线比自然界里的光线更理想、更美丽吗？要知道，那是罗马的光线！”缪塞写道：“迷人的天堂是那样纯净，在这里就是一声叹息也比别处更容易传到上帝耳中。”正是如此，俄罗斯作家果戈理才启示声天地写道：“到过意大利就不想别处，上了天堂就不想尘世，拿欧洲跟意大利相比就象拿阴天来比晴天。”以前古罗马城中雕像的数目竟和居民的数目差不多。便是今日，经过多少世纪的毁坏，罗马城内外出土的雕像估计总数还有 6 万以上。

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座城市，怎么能不令人倾心思慕、憧憬向往？无论从哪一方面的需求，意大利、罗马都会得到最理想的满足，增添新的激情和快感。如果你尚不知唐三藏取经回长安的快乐滋味，不妨可以去意大利感受一下。

三

当人们认真地思考意大利罗马那种近似于充满情欲的诱惑和爱情一样的魅力，到底来自何处时，我坦诚地说，意大利和罗马并非“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意大利地处地中海半岛之国，阿尔卑斯山的南麓，亚平宁山脉纵贯南北，好似遨游于地中海中巨鲸的鱼脊，亚平宁山脉没有高峰，意法边境的勃朗峰不过 4,810 米，世界 14 座 8,000 米以上的高峰，意大利不占一处，但第一个登上 8,000 米以上高峰的却是意大利登山家梅斯纳尔，他代表这个民族登上了海拔 8,511 米的洛子峰。意大利的江河湖泊也不上数，最大的河流为

波河，全长只有 652 公里，与它的近邻底格里斯河、幼发拉河，甚至多瑙河、莱茵河都不能相比，最大的湖泊有加尔达湖、马焦雷湖和科莫湖，和我们的“(蒸云梦泽”的鄱阳、洞庭都无法比拟。森林也不出奇，只是在罗马城中偶而可见一些“垂松”这是我起的名字，因为针叶低垂)倒有点意思。我在意大利穿行之中也到过一些山林，但没有参天大树，找不到我们兴安岭上那种“朔风吹，林涛吼”的气势。

然而，通往罗马的大道从古到今之所以永不歇息，喧闹不止，那完全是一种追求和向往，听故事、观艺术、寻文化、探历史，人们的好奇心，总是孜孜不倦地想揭开那种神秘的内核，去看看这个古老帝国的文化底蕴。由于这种内在的驱动，旅意游人才如此踊跃。但是就欣赏艺术而言，罗马也不能算“独领风骚”，还有巴黎、纽约，都不在罗马之下。论古迹，非洲有埃及、亚洲有中国，欧洲有古希腊，但却没有听说“条条大道通开罗、通雅典、通北京”。中国人可以自喻“条条大道通北京”，但范围不是世界性的，比不上罗马的知名度。宗教的力量不能否认，意大利是宗教之国，无可非议，传说中基督到过意大利，但基督却诞生在“圣城”耶路撒冷。恐怕人类都知道地球上有个意大利，有个以色列，有个罗马，也有个耶路撒冷。可是我们对以色列的了解并不是从它的历史，而从它的灾难中得知：从公元前 1 世纪罗马帝国攻占了巴勒斯坦，屠杀犹太人开始，到一战、二战这样一个地处欧亚交通要冲的小国，一直被列强利用和操纵充当炮灰。到了 60 年代中期，阿以战争连绵不断，在报刊、广播中，对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耶路撒冷城的约旦管辖区等等，已听得烂熟。听到这些充满火药味的名字，谁也想不到耶路撒冷原来比罗马还要资深，但它的名气却远不如罗马。

那么，到底什么力量鬼使神差地驱赶着人们不远千里、万里

到意大利到罗马来呢？我赞成路易吉·巴尔齐尼的观点：“人们到意大利来并不总是要寻求绝对的好，而是因为意大利有一种别处所没有的特殊品质，它渗透了一切有生命与无生命的东西，它比绝对的好将更能打动人心。”就是“意大利的魅力”。司汤达断定：它就是“一种与陷入情网差不多的东西”。爱情和意大利的魅力二者是相似的。如果我体会得不错的话，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他们眼睛中的意大利、罗马不是外在单摆浮放的天空、教堂、雕像……而是人、人性、人的内在心灵。包括意大利的情调和气氛、可爱的生活方式“快活度日的伟大艺术”。

在我看来，意大利的魅力来自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内在力量，远富于一切表层的表现形式。我们评价意大利，就像评价一个人的长像，美不美不单纯是相貌、肤色、眉清目秀、衣着华贵，它是一种诸力的合成，综合的品格，谈吐，举止，学识，对外来事物的反应，应变能力等等，这种综合合成就是人们常说的“气质”。

和谐自然，是意大利人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一种高超艺术，沮丧的人在这里可以找到安慰，纵欲之徒在意大利得以宣泄。官员与百姓、贵族与庶民、摩登小姐与家庭主妇，一切人都生活在自然而然之中。意大利民族没有排外习惯，所以，去意大利旅游办照签证的手续是最简便的，比去香港、台湾要简单得不知多少倍。在那个国度里，社会地位的差别毫无作用，民众不关心贵族的好恶，社会也有一种容忍谦恭之风，谁也没有要争个光彩体面的想法。司汤达说：“一个最高贵的侯爵夫人可以跟出身低微的图画教师交朋友……在人们的感情里并不是没有虚荣心，不过它远不占统治地位……一个收入 1,500 法郎的人跟收入 600 万法郎的人讲话照样不客气，就好象他们平起平坐一样，这在英国会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

无疑意大利是个环境宽松的国家，在这里，贫民可以骂皇帝，贵妇人可以与佣人作爱，贫不为贱，高不为贵。在意大利那些日子，我确实用心体味过那种情调。有一天，我在罗马北部不远的一座“多的”小镇逗留，这个镇子是建在一处高山上，我们的专车停在一座教堂门前，导游多次交涉也不能直接开上去，就是皇帝、教皇到这里也得和普通百姓同乘一辆公共交通车。在小巷子里我们几位无目的漫游，偶然在街旁店铺门前摆有两、三张茶几，每张茶几两侧安放两把古色古香的坐椅，有三三两两老妪、老夫闲坐，他(她)肯定不是守门的店员，有的手里拿着报纸和提包，我和尹老很好奇，一下子被这闲适自得的生活“小剧”扣住了心弦，于是，我俩也拣了一个空位坐下歇脚，他们对我们的到来仿佛不知不觉，我们还拍了几张照片，那些人眼都不抬，毫不留心周围发生的一切，当然，更不会向我们索要“肖像”权。

意大利罗马给我的印象，当然不会磨灭，我很想再次踏上意大利大道，有机会重访这个独具魅力的国家，它象 AC 米兰队、帕瓦罗蒂的歌声、意大利名模那样令人长久记忆。

世界天主教精神首都

梵蒂冈

1995 年 3 月 31 日

此行，我们的签证只有意大利一个国家，但是，因为梵蒂冈城国就在罗马城中，意方经过积极工作，我们在罗马期间又作了一次“转口贸易”，用了一天时间参观了梵蒂冈，这种意外收获，甭提大家有多高兴，真想一下子把这个神秘的宗教之国印在脑子里。

世界上有许多事说不大清楚，历史也好，社会也好，有许多相反相成、相生相克，甚至是相依相存，总之，人类社会始终处在一种对立统一之中。有句名言，“辩证法就是这样无情”。有些事，你看这一面微不足道，翻过来，看那一面便大有说道。梵蒂冈就是最好一例。

梵蒂冈是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但无论就领土面积、人口总量，都是微不足道，0.44 平方公里的国土，1,000 人的人口，100 名军队，还是从瑞士雇佣而来，几个意大利巡警，维持着这

个小小独立王国的治安秩序。如果把梵蒂冈放在世界国家的行列中，无疑是最末一位。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当属前苏联，有 2,00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人口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已有 12 亿人口，占世界人口总量的 22%。就领土而论，加拿大、美国、印度都属大国之列。梵蒂冈和世界大国当然无法可比，就是和毗邻的欧洲几个小国，也有很大差距，领土面积为列支敦士登的 0.28%，摩纳哥的 3%。如果你有兴趣沿着这个国家周边走一圈，也用不了一个小时。梵蒂冈不如中国一个乡村大，人口比不上一个中等工厂的人数，但却是世界天主教精神首都，领导着世界 8 亿左右的天主教徒，又是天主教的发源地，罗马教廷的所在地。用 40 种语言对世界进行广播。从这个意义上说，你能说梵蒂冈小吗？它既是城中之国，又是国中的世界。

梵蒂冈，座落在罗马境内西北角梵蒂冈高地上。地处台伯河的西岸，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城中之国”。意大利境内还有一个“国中之国”，就是圣马力诺，我们这次没有机会去，那也是一个小国，但比梵蒂冈要大得多。我去意大利之前，先是准备去新加坡的，护照也是为去新加坡而办的，所以，北京的同志很惊讶，我接到出国通知最晚，反而护照办得最快。为了去新加坡我还真的关在屋子里研究过一番，新加坡又是一种类型，是“城市共和国”，一座城市就是一个国家，新加坡的首都就是新加坡城，面积 618 平方公里，人口 247 万多人，人口相当于罗马，面积比罗马稍大一点点。

梵蒂冈，虽然很小，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峥嵘的岁月。梵蒂冈作为天主教的发源地，它的历史至少与天主教一样长。这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天主教作为基督教的最大派系之一，公元一世纪上半叶，基督教在今巴勒斯坦地区创立，不久，逐渐分化为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包括整个希腊语地区的东派和以罗马为

中心，包括整个拉丁语地区的西派。西罗马帝国在 476 年灭亡前后，罗马主教逐渐成为西派的领袖，并且称教皇。1054 年基督教东西两派正式分裂，西教自称“罗马公教”，即天主教。公元 756 年法兰克王丕平把罗马城及四周区域送给教皇，其后教皇权势日益扩张，教皇邸宅成为西欧教会和政治生活中心，直辖领土达 4 万平方公里以上。1870 年意大利完成统一，收回了教皇占领的罗马及其他地方，教皇的世俗权力被剥夺，并被迫退居罗马城西北角的高地梵蒂冈，仅保留了拉特兰宫和一些寺院。1929 年 2 月 11 日，当时意大利法西斯独裁统治者墨索里尼同教皇庇护十一世签订了《拉特兰条约》，承认梵蒂冈的主权属于教皇。这段梵蒂冈历史沿革的记载告诉我们：教皇是这个国家的首脑，实际统治者，有最高的立法、司法、行政权。教皇自称“基督在世上的代表”，对所有天主教会的管理拥有最高的权力。教皇终身任职（自 1973 年 11 月 23 日，教皇下达一项《自身移动》通谕，规定教廷官员在年届 75 岁时应自动退休，红衣主教年满 80 岁在教皇选举中不再享有选举权），教皇死后由红衣主教团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选出新教皇。1963 年 6 月当选的教皇保罗六世是罗马天主教会的第 263 任教皇，在位长达 15 年之久。1978 年 8 月 6 日保罗六世病逝，意大利的红衣主教阿尔比诺·卢恰尼当选为梵蒂冈新教皇，取名约翰·保罗一世，不久因病逝世。同年 10 月 16 日，波兰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伊蒂拉当选为梵蒂冈新教皇，取名约翰·保罗二世，按推算应该是罗马天主教会的第 265 任教皇。这是自 1523 年以来第一个非意大利人的教皇。红衣主教团是教会的咨询机构，由红衣主教、副主教和神父共 130 人组成（1970 年 3 月）。枢机主教团由 3 名枢机主教和 1 名秘书组成，行使教廷和政府权力。自己发行邮票、货币。自 14 世纪以来，历代教皇的宫廷均设在梵蒂冈宫。对圣·彼得广场可容纳 6 万人，每逢星期

日，广场上便聚满了人群，聆听教皇在阳台上播送的晨祷词，可惜我们是星期五参观梵蒂冈，所以来不逢时，没有听到这发自天国里的声音。

历史上，天主教与世俗世界的关系，也是几经变化，从君士坦丁大帝时代起，“政教合一”原则支配着天主教会的历史，后来教会宣称不是政治团体，主张信仰自由，政府不要干预宗教，宗教也不参与政府行为，但事实上宗教存在在现实社会环境中，对客观世界又不能没有自己的态度和主张，恐怕上帝本身也无法把神、人分开，比如梵蒂冈同中国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当然是制度不同，信仰不同，现在关系有所改善，这也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有趣的是天主教与世俗关系上，重视家庭单元的稳固，实行一夫一妻制，反对离婚，但把通奸视为比离婚尚可容忍。这就不足为奇了。伏尼契笔下蒙太尼里，是怎样与英国女天主教徒老勃尔顿的后妻葛兰第斯夫人通奸，生出亚瑟勃尔顿。可是，这并未影响蒙太尼里从神父而提升为红衣主教。

我在梵蒂冈参观时，亲眼目睹那些举世无双、富丽堂皇的教堂、教皇宫的建筑，看到教士和修女们悠然自得、豪华富贵的生活，便在思考着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梵蒂冈弹丸之地，一不生产粮食，二不开办工厂；既无资源，又不搞产品加工，那么，他们的衣食从何而来？梵蒂冈是个典型的“寄生国家”，它的一切供给全部都靠进口。梵蒂冈不设医院和学校，整个的生活供应如水、电、食品、燃料等等均从意大利进口。尽管这样，它的经济活动还相当活跃，遍布世界。它与世界 110 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驻有“圣使”“代理圣使”或“宗座代表”，通过他们一方面控制驻在国天主教上的活动，另一方面参与国际政治和经济活动。

梵蒂冈是一个庞大的国际金融托拉斯，在意大利和其他资

本主义国家有几百亿美元的投资，拥有黄金和外汇储备 100 多亿美元，它还在国外拥有大量土地，仅在意大利就拥有 46 万多公顷。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和银行中都有它的代理人。还进行黄金与外汇的投机活动。美国摩根财团保管和经理教皇的绝大部分财产，并且是梵蒂冈资产的最大受理人。此外，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阿根廷等国，也有不少资产。

当今世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愈是地域小，经济资源贫乏的国家和地区，日子愈好过，经济发展快，人民相对富裕。最明显的例子是近年来崛起的亚洲“四小龙”，新加坡、南韩、香港、台湾，都不具备什么资源，比起堂堂地大物博的中国大陆，不过九牛一毛，但是，他们却富起来了。包括二战以后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也是如此。难道经济发展也和梵蒂冈的宗教一样神秘难以捉摸，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创造许多新名词，什么“借鸡生蛋”、“借船出海”、“内部文章外边作”，这里确实有一个高深的经济学理论。

梵蒂冈作为一个国家，也有一面国旗，那是两把交叉摆放的金、银钥匙，我没有研究它的深层含义，不知这两把钥匙是寓意打开经济之门，还是欲打开天主教徒通向天国的灵魂之门。

地灵人杰的巨大故乡

佛罗伦萨

1995 年 4 月 3 日—5 日

从罗马出发向米兰方向北行，大约在这两座意大利最大城市的中点，有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那便是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距罗马 230 公里，意大利托斯卡纳区佛罗伦萨省省会，是阿尔诺河河谷冲积平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亚平宁山脉西麓盆地中。佛罗伦萨来自拉丁文“佛罗伦奇雅”，意思是祝愿在这片肥沃富饶的平原上定居的人民兴盛繁荣，安居乐业。全城 46 万人口，在 14—16 世纪时，是欧洲最著名的艺术中心，以美术工艺品和纺织品驰名全欧。1865—1871 年，曾为意大利统一后的王国临时首都。地处意大利中部，南北公路、铁路交通枢纽，著名的旅游胜地。历史流经几个世纪，佛罗伦萨依然恪守古罗马式样，狭窄的街巷、密集的店铺，依稀可以看出往日的繁荣。一座横卧阿尔诺河的“老桥”（1348 年完成），犹如一支有力的臂膀，把威基欧大厦与披萨宫连接在一起，而且它幸运地躲过

二战密集的炮火，今日依旧完好如初。

我到佛罗伦萨，给我最突出的感觉，就是这座城市的外在美与她的内在潜藏的艺术魅力，是相匹相配的，有一种“天人合一”的化境。美丽妩媚的城市，蕴育着灿烂辉煌的艺术，灿烂辉煌的艺术又渲染烘托了美丽妩媚的城市。正如法国作家法朗士在他的《红百合》中写道：“看，亲爱的，这是一幅多么奇妙的图景啊！”

（这里指的是从菲耶索莱山上看到的佛罗伦萨）世上再没有如此精致优美的景色了。创造佛罗伦萨周围诸山的上帝是一位艺术大师。那座紫色的圣米尼阿托山怎么会设计得如此纯正和严整，难道它会是出于勃朗峰的作者之手？”在法朗士眼中，佛罗伦萨及其佛罗伦萨四周的山峦环境，都是存在着另一个擅长艺术的上帝所设计和绘制。

诚然，佛罗伦萨是美丽的，这座美丽的城市有过最辉煌的时期，在最辉煌的时期涌现出最活跃、最卓越的人物。法国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对意大利及其艺术曾经作了肯定式的论说：“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公认为意大利最了不起的创造，包括 15 世纪的最后 25 年和 16 世纪最初的三四年。在这个小小的范围之内，象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一批成就卓越的艺术家：雷奥那多·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丹纳不但肯定了这一时期的艺术，同时指出这些杰出人物产生的原因和条件，他以“葡萄园”作比喻证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壮举只能在那个时间、那个环境下产生。“这个美满的创造时期可以比做一个山坡上的葡萄园：高处，葡萄尚未成熟；底下，葡萄太熟了。下面，泥土太潮；上面，气候太冷。”“以前艺术还在抽芽；往后艺术已经凋谢；开花的时节在两者之间，大约有 50 年。”这种比喻性的阐述，不带有任何理性的论证，却能客观地说明文艺复兴时意大利的创造是一种必然结果。离开当时当地的条件，都不会产生出那样

永载史册的杰出人物。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完整的含义它应包含着文学、艺术（雕塑、绘画）、音乐、建筑等几个方面。前面所提到的艺术“三杰”，他们既是艺术家，又是自然科学的工程师、建筑师，有的还是诗人和作家，显示出文艺复兴时期杰出人物的双重气质和多元结构。与艺术“三杰”并存的在文学方面最杰出的人物就是“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杰出的代表有意大利的但丁、薄伽丘、彼特拉克，被后人称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三巨人”。

可能细心的读者会问，文艺复兴及其文艺复兴中的“三杰”、“三巨人”，到底与佛罗伦萨这座城市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欧洲的文艺复兴，作为西方文明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中世纪与近代的分界线，它发源于意大利，而意大利又肇始于佛罗伦萨这座城市共和国。在这座城市共和国中，当时是人才荟萃，思想相当活跃，人文主义的发展显示了一种广泛的社会倾向，标志着世俗文化时代的到来，以及对人的意志的强调，倡导对希腊、罗马古典艺术的“再现”或“再生”。

而在这场运动中，最杰出的代表是上面提到的“三杰”和“三巨人”，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是出生在这座城市或城市附近的地方，有的在这里度过了他的一生。只有小说家薄伽丘是佛罗伦萨一个商人和法国女人的私生子，他生于巴黎，幼年丧母，童年在佛罗伦萨度过，15岁，父亲把他送往那不勒斯学习经商，在那里结识了文艺复兴先驱彼特拉克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另外一种说法，薄伽丘在1313年诞生于佛罗伦萨，也有可能诞生于离佛罗伦萨西南20英里的一个小市镇切塔尔多，他父亲在那儿有房产，他是一个私生子，母亲可能是一个社会地位低微的女人。不管哪种说法，薄伽丘的名字与佛罗伦萨这座城市分不开，而且

他的后半生大部分时间就住在佛罗伦萨，他的代表巨著，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十日谈》，就是在这座城市期间写成的（1348—1353）。

其实据我所知，与佛罗伦萨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绝不只少数人，阿尔诺河哺育了众多智慧的精灵，圣米尼阿托山峰点燃了文学家、艺术家的灵感，梅提契家族的爱好为创作提供了宽松的经济环境。作为长时期影响这座城市的兴衰的佛罗伦萨的最大家族、银行界的首脑兼行政长官，洛朗·特·梅提契本身，便是第一个新兴的意大利诗人。包括 600 多年来一直被尊崇为意大利第一位艺术大师的 14 世纪意大利画家乔托也是出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韦斯比格诺一个农民家庭。以美国传记作家亨利·托马斯与黛娜·莉·托马斯，所选择介绍的自 13 世纪到 20 世纪初，从意大利早期文复兴时期画家乔托（1276—1337）到最末一位美国近代画家温斯洛·荷马（1836—1910）二十位西方著名画家中，意大利就有 5 位之多，而这 5 位中，除了画家提香是诞生在意大利北部的南巴伐利亚和亚得里亚海之间一个小小山城外，其余四位全部出生在佛罗伦萨（或其附近）这座“俄波斯山”（希腊神话传说中诸神居住的地方）艺术圣地。

可能你会注意到，曾经在一代中国人当中，产生强烈影响的长篇小说《牛虻》的作者，爱尔兰女作家艾·丽·伏尼契，也曾经远渡英吉利海峡，到过这闪烁艺术之光的地方，这一点，在 1978 年 3 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为其出版的《牛虻》后记中得到证实：“她（指伏尼契）也曾去意大利求学，但不知是哪一年。在《牛虻》原书序言中曾提到感谢佛罗伦萨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话，这说明了这个城市是她在意大利进行文学创作活动时到过的地方。”

如果说在佛罗伦萨绚丽多彩、群星闪耀的文学艺术巨星中，我认为最明亮、照射西方中世纪沉沉长夜的是哪一颗星？当然是

但丁(1265.5.15/6.15—1321.9.13/14)。这不仅是文气相通，而是他那部划世纪的巨著长诗《神曲》，奠定了他在众多星宿中的无与伦比的位置。他是高悬于中世纪和新时代、世纪之交的星辰。没有一位文学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笔下得到那么高的荣誉，恩格斯认为：“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他是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伟大诗人。

请千万不要误解但丁仅仅是个诗人。他是诗人、散文作家、修辞学家，又是政治思想家。与莎士比亚、歌德被称为西欧文学上的三大天才巨匠。应该说他的文学创作与他的政治生活密不可分，使他在长期的政治旋涡中，思考了人类在自然和仁爱的双重约束下所应有的目的和责任。他曾参与了佛罗伦萨的政治生活，站在主张民主的圭尔弗党一边。1289年6月11日，作为骑兵参加了坎帕尔迪诺战役，两个月后，又参加了对卡普罗纳城堡的进攻。1295—1296年，数度担任公职，1297—1302年，圭尔弗党内部发生分裂，他坚决反对教皇干涉佛罗伦萨内政，失败而遭放逐。从此，政治上的失意以求学和诗歌自慰，漫游意大利各地。1304—1306年在博洛尼亚，用意大利语写作。1308—1318年完成了他永垂青史的《神曲》的创作。1321年客死他乡。从此，一位被后世公认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标志者、意大利语的奠基人，人类文化巨星在欧洲的大地上、在意大利拉文纳地区陨落了。

我久久伫立于佛罗伦萨但丁的故居前，凭吊、缅怀、追慕这位伟人，并拍了许多照片，留作追忆和回味。但是，今日即使我踏遍佛罗伦萨的每一块石路，寻遍每一处衢街巷所，也无幸遇到像《神曲》中那位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既不能游历地狱，也未曾遭受

炼狱之苦；同时，也无辜跟随贝雅特丽齐（诗人青年时代的恋人）游历天国，分享天神之乐。在我的眼前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意大利，非常实际的佛罗伦萨，正朝着下一个世纪走去。

名人·名作·名城

水城威尼斯

1995年4月7日—10日

名城因为名人而闻名，

名人因为名作而闻名。

名人、名作、名城相得益彰，珠联璧合。我认为这样去概括威尼斯是恰如其分的。

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与高利贷者夏洛克之间“割一磅肉”的契约，至今，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记。英国作家莎士比亚以理想人物鲍西娅所在的贝尔蒙特的理想世界与充满金钱罪恶的威尼斯现实世界对比，揭示理想与残酷现实难以解决的矛盾。莎士比亚从英国中部故乡斯特拉福德城到伦敦，再从伦敦到故乡而离开人世，一生可能没有到过威尼斯，但作为他创作的第一时期的10部喜剧之一的《威尼斯商人》，却影响极其广远。诚如他的朋友著名戏剧家本·琼孙曾这样评价莎士比亚：“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时光已经流过整整4个世纪（1595—

1995),他的文学魅力依然未曾消散,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威尼斯这个名字。不少人是来自于这本《威尼斯商人》。

1995年4月7日,我们代表团从罗马翻过横贯意大利半岛的亚平宁山脉直奔亚得里亚海滨,终于来到了意大利东北部的这座水上城市——威尼斯。我们的专车先是穿过近4公里长与陆路相联的海堤路,汽车、火车、有轨电车三路并列通行,驶进岛上,便是一个宽阔的停车场,在这里所有的车辆都是终点站,岛上的交通往来全是各式各样的船只,所以,威尼斯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没有车辆的城市,使这座水上城市更增添了一绝。

威尼斯岛从地形图上看上去很像工厂里常用的“搬手”(俗称“活搬子”),威尼斯诸岛包括圣乔治岛和久德卡岛在内面积仅7平方公里多一点点。中间有一条3.8公里长,宽30至70米成反“S”形的“大水道”,把威尼斯岛分割成两大部分。其间纵横交错,密如蛛网般分布着177条“溪道”(或称水街)由400座石拱桥把全城118座小岛连接在一起,绝大部分的交通往来和长距离的运送物资,唯一的是靠各式各样的船只。宽敞的水面可通行汽艇,小的水街也可通小艇,不足三、五米的水街就只能行驶威尼斯特有的交通工具——“贡多拉”。用“开门见水出门乘舟”来形容威尼斯是一点也不过分。不能说威尼斯一点陆路也没有,市区也间或有些短而窄的小路,那是为了连通住户、店堂和广场等小范围的人行道。所以,人们形容威尼斯的交通是“以舟代车,以桥代路”,也的确如此。

那天,我们乘着威尼斯的尖船(即贡多拉)行驶在水巷中,导游告诉我们,这是马可·波罗的故居,那是意大利诗人但丁住过的地方(他先住在佛罗伦萨,大部分时间在那里),还有莫扎特、歌德等等,他们的房基就浸泡在海水之中。也可能诗人、作曲家就是凭借这些奇特的地域环境,水天的灵性,引发出了他的创作

激情,为后人留下像《神曲》那样的不朽之作。

我曾不止一次遍游中国江南水乡,就我们的建筑格调和韵味与威尼斯水城那是完全迥然不同。如果说我们是以“小桥流水人家”见长,那么,威尼斯便是以古典欧式、哥特式、巴洛克式等取胜了。我没有仔细研究过苏州、绍兴的桥和水,但我相信不会超过威尼斯。同样,“布鲁日、根特、盎凡尔斯、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攸特累克特这些城市,以河流,运河,海洋,气氛而论,很像威尼斯”。但它毕竟又不是威尼斯。

据史料记载,威尼斯的历史可上溯到罗马帝国时期。公元⁵世纪罗马帝国走向衰亡,威内托人为了逃避外族的征服,离开大陆到这里的岛屿定居,建立了城市。蛮族入侵时期,大批来自斯皮那、阿牵雷亚、亚得里亚、阿尔蒂诺和帕多瓦的难民涌入泻湖诸岛,形成了这里居民的主要成份。历经数个世纪,人口持续增长,直至发展成为一座举世无双的类型独特的水城。今天的威尼斯基本上还是 13 世纪的样子。到 15 世纪,意大利是富强的“海上共和国”,其军舰、商船威震地中海。这里便成了意大利通往西亚、中欧的重要商埠。

沃夏先生是在威尼斯接待我们的主人,我们在威尼斯的 3 天里,他给我们介绍了许多威尼斯的情况。他告诉我们,威尼斯曾经有过繁华昌盛的时代,在中世纪以前,威尼斯作为商埠和海港,接纳过许多来自西亚、北非和欧洲的商人,到这里来经商做生意,商船可以从地中海直驶亚得里亚海威尼斯湾。交通的便利为这座城市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但是,他又说,这座城市可以容纳 20 万人口,今天因为商品供应要比内陆紧张,房价昂贵,所以,能容纳 20 万人口的城市,只有 7.5 万居民。纵然风光秀丽,但“长安米贵居住不易”。岛上虽然熙熙攘攘人流如潮,却多半是外地游客。

我们在威尼斯生活的几天，沃夏先生也算竭尽全力尽到地主之谊，在食宿、观光游览上尽力给我们安排得好一些、舒服一些。4月9日，在我们离开威尼斯的前一天中午，沃夏先生把我们带到斯拉沃尼亞人河岸，这是威尼斯人重要的散步场所。我们随他漫步到一座古老而豪华的饭店，落座以后，沃夏先生向我们介绍，这家饭店是迄今为止威尼斯最有名气、档次最高的饭店。的确，从环境、服务、餐饮质量看确实与众不同。后来他告诉我们它的名气，主要还是来源于它的历史，这座建筑是15世纪当政建设的一座宫殿。名字叫“当多洛宫”，是座落在总督宫旁边的一座建筑，后来因某种原因改成了旅馆，称“达涅理”旅馆，并且曾经接纳过一些名人，如瓦格纳、缪塞，达农乔佐、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等。据说狄更斯不只是个作家，还是旅行家，他到美洲生活一段，便写出了《游美札记》，他来过意大利，到过威尼斯，据说他一家人乘四驾马车在意大利旅游，专门请了导游、旅游事务代办和总管，为其安排食宿、日程和旅游中的其它事项。这段有趣的轶事，更给这座名城增添了一些雅趣。

再见，威尼斯。

亚里士多德定律的倾斜

比萨斜塔

1995年4月11日

历史好比宇宙，人类就是宇宙中的尘埃。

无数次腾起，无数次沉落。

默默地飘浮，默默地消失。

只有一种人(个别少数人)例外，他以其智慧和创造，让历史长久记忆。他们不是尘埃，而是闪烁光芒的星辰，永不陨落。

亚里士多德是这样的星辰。

伽利略是这样的星辰。

如果记忆不错的话，在中学物理课本里，就知道了伽利略的名字，由他，又知道了比萨城和比萨城中的比萨斜塔。

多么令人憧憬，令人神往，什么时候能够到意大利看看比萨斜塔，身临其境领略一下伽利略试验的场面，那该何等的惬意。

这一天，终于来了。

1995年4月11日，我们结束了威尼斯的参观旅游返回罗

马,汽车走了个“丁”字形,从地中海的东海岸,跑到了西海岸,来到了因为一颗星辰照耀而发光的城市。

比萨,是意大利中部的一座大学城,托斯卡纳省省会。在阿尔诺河北岸冲积平原上,在汽车行驶的方向,你可以老远望见那一马平川,平整开阔的大平原上高高竖起相互毗邻的两座高大的建筑物——比萨大教堂和比萨斜塔。比萨城距利古里亚海(意大利西海岸)只有 10 公里,人口 10 多万。罗马统治时期为海军基地和边境哨站。公元前 180 年后成为罗马领地,建起要塞、剧场、浴池等公用建筑。公元 10 世纪到 13 世纪是它繁华兴盛时代。比萨斜塔就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它做为比萨大教堂的第三期配套工程兴建于公元 1174 年,原设计是作为教堂的钟楼,高 8 层 56 米。万丈高楼始于基础,不料因为基础下陷,偏离中心距 5.2 米,导致今日的结果。

世界上有许多无巧不成书的事,有的一时的错误,可能铸成千古的不朽,偶而的缺陷,却造就了永世之完美。断臂维纳斯,因“残缺美”而成为举世无双的美神;斜塔因倾斜而使一颗智慧之星,永远高悬于塔端,发出熠熠光辉。公元 1564 年,一位天才儒奥·伽利略在这座城市诞生。此后,在他 78 年的生涯中展开了一场征服人类的创造。

伽利略的名字,像他本人首先在这个星球上发明的天体望远镜一样,光照宇宙,伸入到各个领域、各个空间。他是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在各种学科领域都有卓越的建树。由于他最先把科学实验和数学分析方法相结合并用来研究惯性运动和落体运动规律,为牛顿对第一和第二运动定律的研究铺平道路,所以常被认为是现代力学和实验物理的创始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伽利略是巨人,牛顿只不过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前进的人。倘若你已经承认了牛顿的伟大,那么,伽利略的伟大已无需证明

了。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伽利略卫星，是用他发明的望远镜在 1610 年及其以后观测到的木星的 4 个最大的卫星，同时他还观测到了太阳黑子、金星的位相变化，以及月球上的山和山谷等。当然，对于三四百年后的今天，航天运载工具的发展，人类反复登临月球，这些已不是什么秘密。

唉！我突然想起，4 月 4 日中午 12 点在佛罗伦萨市政厅市长办公室里，奥尔基·莫拉列斯市长赠给我的那本资料上，还有一段关于伽利略坟的记载：

伽利雷欧·伽利略（翻译音与前不同）（1564—1642 年）之坟。米开朗基罗去世那年，伽利略在比萨诞生，但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住在翡冷翠（即佛罗伦萨），获得梅迪奇家族的信用和资助，研究“地球自转”完全革新的理论。陵墓上几何与天文两座寓意像是朱利欧·佛记尼的作品。

这位伟大学者，人类智慧之星，因为大力支持和阐明哥白尼的地动说，因此，于 1633 年遭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并处罚八年软禁。历史既公平又不公平，350 年后 1983 年，罗马教廷正式承认错误，历史宣判伽利略无罪。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伟大学者，人类智慧的巨星，他的思想是对西方文化产生倾向性影响，他的体系是中世纪宗教的支柱和媒介，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贯穿于哲学、逻辑学、科学三大领域。就是这样一位巨星，在伽利略面前也有黯然失色的时候。不妨摘录《名人轶闻》中关于伽利略的一段轶闻：

“落体的速度与落体的重量成正比”——长期以来，人们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这条定律深信不疑。但是，意大利比萨大学的青年教授伽利略（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1564—1642）却对它提出怀疑。因为他通过钟摆的实验发现，在可以忽略空气阻力的条件下，落体的速度与重量无关。

为了证实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想法，伽利略和学生在室内做了各种实验。1590年的一天，26岁的伽利略让他的学生登上比萨斜塔，去做一个公开实验，来推翻亚里士多德的“定律”。

伽利略的学生分别登上斜塔的二层、三层、五层和塔顶，在伽利略的指挥下，学生依次让不同重量物体同时往下掉。出乎人们意料的，每次，不同重量的物体从同样高度落下来，都是同时到达地面。

亚里士多德的“定律”被推翻了，年轻的伽利略胜利了。

这次比萨斜塔的有名实验，也就成了近代物理学的开端。

过去，未去意大利之前，一提起古希腊、古罗马，似在虚无缥缈之中，这次，感觉不同了。即临其境，如在其中。我站在斜塔下，举首仰望着那高高耸立的斜塔，久久端详、凝思。人类，伟大的精灵，你怎么会创造如此之多的不朽，是上帝的赐予，还是心灵的闪烁，我陷入无端无序、无始无终的沉思之中。

置身于西方古方化的第二个源头（继古希腊之后的罗马），亲睹文艺复兴风暴吹过的历史遗迹，感受其所引发的强烈的震撼，此刻，该怎样设想西方古代文明，乃至更久远的岁月，在那极“富于电力”产生巨人的时代，一颗颗巨星又是如何升上天空。

在地中海沿岸欧亚非大陆的边缘，古代文明的暖流巡回不已。“当基督教确立了自己的国教地位，大肆迫害异端的时候，一批古希腊哲学的后裔携带着珍贵的哲学文献逃到了东方。古希腊哲学的传统经由波斯、叙利亚，最后在阿拉伯人那里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12世纪初，由于东西方之间日益频繁的接触，古希腊文明经阿拉伯人之手回传入西欧。”（引自《世界十大思想家》安徽人民出版社）这种希腊、罗马——阿拉伯——希腊、罗马的往复传导，造就出地中海沿岸一批历史伟人，他们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还有在巴黎大学被戏之为“西西里哑牛”的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正如他的老师阿尔伯特预言的那样：“总有一天，这头哑牛的吼声将响彻全世界。”

文艺复兴，在科学上围绕“日心说”“地圆说”的一场“哥白尼革命”，尽管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有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为之坐牢，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然而，今天“罗马鲜花广场的火光”（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在广场被教会用火烧死）却照亮了通往科学之门的坦途。

不是吗！地球在转动。行星环绕太阳在运行。

大学生的摇篮

博洛尼亚

1995 年 4 月 6 日 - 7 日

博洛尼亚这座城市，乍看上去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低矮的建筑，似乎没有超过五六层的高层建筑。最初的印象有点像中国北方的小城(如牡丹江市)，临街建筑物多数都是有拱形雨廊，这又有点像广州，淡白色的四壁，桔红色的屋顶，又像似青岛。

按照这座城市的方位，可能位于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脉和亚平宁山脉之间的伦巴第平原区，街衢平整，还算规则，不像罗马那样起起伏伏，弯弯曲曲。意方最初安排我们的参观考察路线是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后来，为什么由 3 个景点扩充到十几个景点，主要是因为我们代表团登机前临时又与中国音乐版权协会代表团合并，两团合一，由 5 人增加到 8 人。搞音乐的免不了关心音乐，特别到音乐故乡——意大利，总想多看看，多听听，增加些感性认识。对方也感到这种“二合一”减轻了他们接待的压力，既节省了精力也减少了消耗，现在，为了尽地

主之谊。做一些补偿，这样一来，我们相对在同等的时间就多走了几处，跟音乐团沾了点光。

如果从意大利这个长筒靴形地图看，博洛尼亚位置刚好在：东西从威尼斯到比萨连成一条直线，南北从罗马向北引一条直线。构成“T”字形，东西南北两条线的交汇点，便是博洛尼亚。因此，从罗马经佛罗伦萨去威尼斯，或者从威尼斯去比萨，博洛尼亚是必经之路。

4月6日中午，我们到博洛尼亚“假日宾馆”，稍事休息，下午去参观地方上的一个民间音乐家协会和当地的录音棚。协会办公的条件一般，并不豪华。双方会面，宾主讲了一些友谊的话，比如，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虽然我们语言不通，但心灵是相通的等等。接着主人热诚地给了我们每位成员一些录像带和 CD 盘，袋子装得满满的，好一个“丰收”。我对这些资料虽然兴趣不大，也得装出如获至宝的样子，连声道谢。接着又举行了鸡尾酒会，边饮边谈，音乐团的同志当然是主角，我们只是一旁听听。看他们的意思，还很想创造机会来中国访问，进一步增进两国音乐界的交流。

博洛尼亚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这座城市的建筑特点，就是塔楼比较多。据说全城有 500 多座塔。这是古罗马时期权势和富有的象征。博洛尼亚在公元前 4 世纪被 G·博伊伊占领后成为古罗马殖民地和城市。格尔夫派和吉伯林派的斗争使这座城市在众多伯爵之间反复易手。1506 年并入教皇辖地。1860 年归属意大利。但是，看上去并不象古罗马那样神秘、幽深、旷远。可是，我们万没想到就是这样一座平平淡淡、无彩无华的城市，在 12—13 世纪时却名声赫赫，吸引了整个欧洲各国的大学生。博洛尼亚大学，是欧洲最古老、最有名的大学之一，始建于 11 世纪，12、13 世纪成为研究民法和宗教法规的主要中

心。博洛尼亚大学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成年男子，因为民族和宗教法规是最早的研究学科，所以它吸引已在教会或政府部门任职的成年人。约在公元 1200 年左右成立医学系和哲学（即文理）系，理科各系则在 17 世纪有了发展。18 世纪时招收女生和聘任女教师。该校现有法学、政治学、文学和哲学、医学和工程学等系。

现在，博洛尼亚大学的新址是在切莱西宫，位于查波尼 (ZAHBONI) 大街 33 号。据说有几位教皇都诞生在这里。我们参观了几个教室，教室的顶棚上布满了不同画家的裸体绘画作品，学生坐在教室里一边听课，一边就可以寻找到艺术感觉。

听学校负责人介绍，博洛尼亚大学有 13 个学院，注册学生达 9 万人，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学院分散在全城，使博洛尼亚成为一个大学城，学生一半住宿，一半走读。这座城市才 50 万人口，而学生就占五分之一，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大学生。

我听了之后，颇为震惊。的确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学城，恐怕迄今为止在世界上还找不到一座类似的城市。真是“山不高，水不深”，这座城市给我的外部印象和它内在的知识含量相距万里。

我为了比较博洛尼亚大学，在世界这架天平上显示它的轻重，我查找了一些资料，不妨简要地提供给大家：

博洛尼亚大学：11 世纪始建，13 个学院，9 万学生；

罗马大学：1303 年教皇所建；

巴黎第一至第十三大学：1170 年建，20 万人（本世纪 80 年代统计）

牛津大学：12 世纪建；

剑桥大学：1209 年建（建于牛津之后，一些学生从牛津

迁到这里) 26 个学院, 学者名流任教, 牛顿居住了 30 年, 达尔文也在此任教;

加利福尼亚大学; 1868 年建, 州立大学, 分布在伯克利 9 个地区;

哥伦比亚大学; 1754 年建, 15,300 人(80 年代学生数);

清华大学; 1911 年建, 10,144 人(1984 年统计);

北京大学; 1898 年建, 9,205 人(1983 年统计)。

上述简单的数字可以看出, 从时间上看, 博洛尼亚大学距今至少有 900 年历史, 是上述几所大学中建校最早的大学, 从学生注册人数上看, 仅次于法国巴黎大学, 可能加州大学也不会少, 但仍居前列。当然各大学都有自己的强项, 如牛津大学早期的声誉基础是神学和人文学科, 又有像培根那样的大学问家在那里做过实验和讲学, 所以牛津大学往往与英国历史上最伟大人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巴黎大学从圣母院教会发展起来, 基督教世界最著名的教学中心尤其是神学教学中心; 北大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陈独秀、胡适、李大钊、毛泽东、鲁迅都在该校工作过; 清华大学是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 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等等都是与基督教会有关。所以, 严格说来在中国, 由于西方基督教的传入, 以开医院、设学校、办文化事业等方法乃成为传教的良好媒介。

1850 年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的徐家汇公学是中国最早的洋学堂之一, 后来该会又创立培雅学校(即后来的上海圣约翰大学)。随着教会学校声誉日高, 上海圣玛利亚女塾和中西女院也创立了。义和团运动后, 传教士李提摩太到山西处理教案善后事宜, 首倡以中国政府赔款办学。所办山西大学堂即今山西

大学。经传教士明思溥提议，美国于 1908 年宣布退还庚子赔款 1,160 万美元为中国发展教育，新办了如清华学堂（今清华大学）等学校。著名的教会大学还有诸如岭南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燕京大学、三江大学、大华大学、齐鲁大学等，几乎遍及全国。

我们在博洛尼亚逗留的两天里，最突出的感觉就是这里文化氛围很浓：所到各处多为莘莘学子。我们去的时候正赶上那里国际儿童书展，一位博洛尼亚展览会独营机关总裁史特凡尼先生接待我们。据他介绍参加这次儿童书展的有来自世界各国 1,400 多家展出单位。参加人数达 8,500 人。展出内容关于文学艺术方面：每年平均要安排 50 个展览会，今年还有 26 个展览。我们跟随导游跑到展览现场去参观，展棚大得不得了，恐怕要赶上法兰克福机场那么大。中国展室是在第 29 棚，在那里看到了来自国内一些少儿出版社和美术出版社的同志，翻译米克拉开玩笑地说：“你们突然回国了！”万里之外，遇到国人，确有“他乡遇故知”的畅快和兴奋。

未来巨人的创举

托斯卡纳市欧洲文化中心

1995年4月2日

意大利民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民族？以我 15 天的意大利考察，去回答这个复杂的问题，难以做到。加之语言的障碍，更制约了与这个民族的深层接触。

应该说，意大利人在历史上确实有过作为，但几兴几衰，几多起落，倘以此审判世界各国，亦都是“其兴亦勃、其衰亦忽”，没有谁能跳这个怪圈。按照路易吉·巴尔齐尼所著《意大利人》一书分析，他是既肯定又否定，既有成功的一面，也存在难以克服的一面。巴尔齐尼本身就是意大利人，他是抱着“不因爱而溢其美，不因恨而增其恶”的态度去写意大利人的。在他的“前言”里，便开宗明义地这样写道：我何曾不想用“最忠实的肖像画家的笔法”写下意大利“最突出的特点”。他说：“我的意大利母亲有光荣的过去，辉煌的成就，高贵的传统，赫奕的威名，无穷的魅力。”但是，他同时也痛心地看到“她的某些隐蔽的缺点”，“她的腐化堕

落和伤风败俗”，他“终于发现她并不像他年轻时所认为的那样白璧无瑕”。这些，我是看不到的，但意大利人表面给我的印象：活跃、开朗、热情、专注，由于一些电影、小说故事的潜移默化，想象中的意大利人和欧洲人同样具有冒险精神，追求人生的点燃、闪烁。这与中国人刚好相反，我手头有一部林语堂先生的《中国人》，他对中国人的性格归纳为 8 个方面：老成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滑、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以林先生的阅历和治学精神，我笃信他的概括不离大格。

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从表象特征看，意大利人富于表现，中国人长于含蓄。从一路上与意大利人同行可窥之一斑，你听吧，仿佛声音都被意大利人垄断了，他们坐在车上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有时窃窃私语，有时开怀大笑，我们就显得呆滞，常常是静坐闭目养神。这次全程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意大利人一共 4 位，意大利作者、出版者协会办公厅副主任加斯帕罗先生、女秘书杜菲女士、翻译米克拉小姐及一位男性司机。女士和先生，一个是有夫之妇，一个是有妇之夫；小姐和男士，小姐肯定是未嫁小姐，司机我们不大清楚成家与否，但他们之间表面观察，无界限而言，常常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下，勾肩搭背，手挽着手或惊奇的拥抱。开始我们还有点看不习惯，但久而久之，也便习以为常了。就感情外露来说，外国人要比中国人表现得充分得多，仿佛是非常活跃的正电荷，不停地进行置换运动，从而产生了能量；而中国人恰似原子里的中子，稳固性极强，难于击破。对于几千年伦理道德陶冶而成的中国人不要说一般交往，即便之间有了深深的情谊，也未见以动作表述，甚至一对恋人，也只能以“沈园题诗”表达情怀，尽述衷肠。

从思维方式看，巴尔齐尼在《意大利人》中写道：“意大利人总是喜爱那些能刺激他们的感情、吸引他们注意、使他们获得赏

心悦目之乐的人。”这句话翻译过来是否可以说喜欢离经叛道，这与中国人提倡循规蹈矩，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人的格言中有“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提倡规律。我认为中国人是生活在“惯性”之中，他们的责任就是沿袭、继续，包括生殖都与西方观念不同。历史上有“萧规曹随”之说，轻易不肯否定过去，认为以后也就是以前，这种“惯性”似钟表的摆，匀称等速。我这次意大利之行，沿途浏览城市、村庄的布局和建设，也引起些联想。

从佛罗伦萨到博洛尼亚，相距 90 公里，穿过亚平宁山脉一段，像在山脊上爬过，为了减少道路的迂回度，其间开凿不少长长的山洞，汽车仿佛忽而跳上大山的头顶，忽而钻进大山的心脏。莽莽群山之中任凭这一小小甲盖虫嬉戏玩耍，而大山老人却像慈祥的母亲颇具耐性。分散在山峦之中的村镇（城堡）散散乱乱，分不清那是谁的世袭领地、谁的归属。意大利的居住特点是分散、独立、个性化，这与中国的习俗群居、依附、共性化又是一鲜明对照。同样，以两个国家的首都作例：北京与罗马，同是古都，北京的市政建设，方方正正，横平竖直，而罗马完全找不到一处相似之处。杂乱（乱而错落），无规则可循。对于每个建筑物而言，中国是大屋顶，四合院，而意大利在先期哥特式（也讲对称）到以后的巴洛克式建筑，无论从线条到布局都充满了变化，刻意求新。

从精神内核看，我是从宗教影响这个侧面去透视。人类历史过程多是伴随宗教进行。无论东方、西方，自古以来都是以两条线平行发展着，一条是明线即执政者的政权，一条是暗线（伏线）宗教的干预渗透。综观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主旨理论立足点都是渲染向善，但实践却往往不乏为政治统一的工具。中国儒、道、释三教。西方基督教（也可以细分为基督教、

天主教、东正教)，他们都是从同一出发点出发，却往往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与初衷相去甚远。在这点上他们又都是殊途同归。

巴尔齐尼先生指出的意大利人的奢侈，豪华、挥霍，甚至疯狂，而与中国人的自私、小气、狡诈，形成鲜明对比。人类自亚当、夏娃偷吃了善恶果后，便知善恶。西方人不掩饰其恶，有暴力，有西西里的黑手党，但中国的世俗阶层，他们是善中隐恶，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当然我说的是指一般而言，一面而言，决不可以偏盖全。这样说无非是把问题更明晰化，加大反差的效果，是为了看得更清。

可不可以宏观地把握：即我们的弱点，正是意大利人的优点；意大利人的所短，正是我们的所长。我们就比较容易解析一些问题（切入要研究的题目）。

1995 年 4 月 2 日，我们到托斯卡纳。由于翻译的语言不够过关，我们沿途少知道不少东西，就像本来是好年成，可是却收获不多。我们闷坐在汽车里，望着一闪一闪而过的村庄、田野、城市，亚平宁坚强的山脊托起我们这些远路而来的渴望者，虽然道路起伏却感觉相当平稳，因为意大利的路，可谓一流，要不，如何通罗马？大约两个小时左右，汽车驶进一座平展的院落，湛蓝的意大利天空，明媚的地中海的阳光下，垂手而立十来位衣着笔挺的意大利人，有男有女，摄影机、像机瞄准了我们，我们鱼贯而入，端坐在大厅里，听着主人的简短致词。此刻，日已中天，接着就把我们拉到距城十几公里远，连绵起伏的峰峦之中。做什么？吃午饭！不像。当汽车爬到山顶，在一座几乎削平的山头上，突兀出现一座既古老又现代的别墅建筑群，一位女士微笑着向我们走来，她 28 岁，1991 年毕业于米兰大学，叫哥伦布，是这项工程的设计者和施工监督者，野外作业，使她显得结实健康，又由于缺乏充分休息，深陷的眼睛里又透露出疲惫，她通过翻译告诉

我们，这是托斯卡纳欧洲文化中心新址，她作为一个孩子的妈妈已经在这里熬过了 365 个日日夜夜。这项工程设计建筑面积 4,000 平方米，总投资 100 亿里拉（折 5,000 万人民币，600 万美元）。她指着中世纪哥特式的窗棂和地砖上的“奇克拉米尼”花纹（是一种一年四季常开不谢的花，该市市花），向我们介绍，表明这座即将落成于二十世纪末的建筑，依然再现了这个国家往日的繁荣，但从回廊、布局又有现代的印记。说到家，意大利文艺复兴本来就是始于建筑学上的革命，就像意大利人曾从自然界存在的高低、大小、强弱等差异而创造音乐一样，疑问的音乐却更有动感。

工程的确不小，几乎削平一座山头，可能再经过四五个世纪，回头看现在，就像我们看中世纪古罗马建筑同样会吸引无数远道而来的游客。

不掩饰地说，中国人贫穷怕了，首先我们关心的是这笔巨额投资从那里来？她先告诉我们一个比例—— $1/10$ 与 $9/10$ 。 $1/10$ 是一个欧洲（欧共体）拿， $9/10$ 是一个人（莫古尔）拿，90 亿里拉，“哇！这个人一定相当富有了！”我脑子里立刻闪现出一个富豪的影子。

傍晚，我们在宾馆里，终于见到了他。很一般平常，衣着无华，穿一身工作装。在一间小客厅里，他并未坐，臀部半依半靠在沙发的扶手上，简短的致词和介绍，然后，他就走了，晚餐也未在一起吃，这是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次日，我们就离开了那别具一格的“圣·弗斯的诺宾馆”。这种建筑在意大利初次碰到，仿佛日本本土上还有相似的建筑。

后来我们也在想，像这样一位“巨富”，怎么连一顿饭也不肯“施舍”，是吝啬，还是高傲？都不是。要是对我们今日中国，那将尽可以借机炫耀一番，一定吃它个天翻地覆，喝它个沟满壕平。

悲乎！大吃大喝之风惊人。

莫吉尔，是个非常实际的人，又是一个非常富于幻想和追求的人。因为他能够在山林旷野之中设计这样一张蓝图，而且囊括全欧，本身就是一种勇敢之举，像他的祖先哥伦布一样有一种勇于探索的精神。当然，也不排除像他的先民达·芬奇那样，给历史绘制了许多半成品的蓝图，但这并不失其光辉。他很实际，因为时间对任何人都市常数，总有耗尽用光的一天。因为“最后的晚餐”的滋味并不好受，虽然耶稣神态自若，并乐于最后把他的血给门徒分饮，把他的肉给门徒分餐，但耶稣去了，门徒们（除犹大）还要活在世上。那种回味的痛苦，终归不堪忍受。

现在，再回过头来审查我们开始讨论的问题，并再归纳一次：意大利人与中国人。我倒想：一个重视质量，一个重视数量；一个讲求力度，一个追求长度；一个陡峭，一个绵延；一个立体的，一个平面的。孰是孰非，很难定论。

• 巨人故乡

米开朗琪罗 与西斯廷教堂

一

到梵蒂冈,至少两处必去。

一是圣·彼得教堂,这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一座教堂,西方建筑艺术的顶峰。

二是西斯廷小教堂,是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绘画艺术的圣殿。

西斯廷小教堂的辉煌的艺术光辉,集中表现在以《圣经》“创世纪”故事为母题的巨幅天顶画,绘制了上帝创造世界“区分光明与黑暗”,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该隐杀亚伯,挪亚造方舟以避洪水,世人妄建巴别塔等故事。两侧边墙上方天花板的四周和弧形窗上,画有基督的各代祖先;“大卫家族的故事”;在两组画之间的空间,画着《圣经》中各位男女先知。在教堂四角的三角区域画有希伯来民族的四位神奇的救助者。而教堂迎面的端墙

巨幅壁画则是以宗教传说“最后审判”(或称“末日的审判”)为题构思的。上帝在世界末日来临之时审判所有世人，使世界重归于善。全部绘画包括 300 多个栩栩如生的裸体人物画像，基督端坐中央，挥臂呵斥，圣母偎依在一旁，众人个个惊恐万状，面临一场灭顶之灾，最终走向他们的因果报应之地。反映当时历史的动乱和作者本人生活的遭际，倾注了作者心灵的痛苦以及他在世道上所承受的不公正。

在西斯廷教堂内，约近百幅、上千个人物画像，这些浩繁的绘画力作，绝大部分出自一人之手，他，就是公认的意大利画派领袖、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和诗人米开朗琪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圣·彼得教堂是属于梵蒂冈、全意大利的建筑和雕塑、绘画综合艺术的橱窗，那么，西斯廷教堂只属于米开朗琪罗自己的展室。米开朗琪罗，也是高寿之人，在世 89 年(1475 — 1564)，在这 89 年当中，他两次出入西斯廷教堂，共耗掉他 11 年宝贵的艺术生命。所以，米开朗琪罗一生与西斯廷教堂结下了不解之缘，米开朗琪罗的名字与西斯廷教堂紧紧连在一起。有了米开朗琪罗才有今日的西斯廷教堂，西斯廷教堂的存在，昭示米开朗琪罗的永生永世的不朽。

古往今来，任何人的生命，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一段微不足道的距离，“生生死死，明明灭灭 // 在诞生中消亡，在消亡中诞生，烘托出人类历史的庄重 // 在有限中开掘无限，在瞬间中收获永恒，昭示着生命价值的分量 / / ”(引自《人生风景线》)。米开朗琪罗就是这样一位“在瞬间中收获永恒”，实现了生命价值的一位天才艺术家。如果说，“上帝在创造莎士比亚的时候，是加倍创造的”(乔治·桑塔雅十四行诗)，那么，米开朗琪罗也是上帝的宠儿，上帝对于他的赋予是常人的双倍甚至更多。他一生在艺术上创造的巅峰，是前人和来者很少有人能够攀登的“极点”。他和

所有人类宗师、楷模一样,将永留青史,引领后人去追求和奋斗。

—

米开朗琪罗,生长在佛罗伦萨附近的卡普莱赛市的一个贫困贵族家庭,5岁丧母,父亲卢多维柯·狄·列奥纳多·波纳罗蒂是卡普莱赛的市长,虽然出身于贵族,但十分贫困,常有失业的威胁。父亲望子成龙,一心设计波纳罗蒂家族能出现一个出人头地的银行家,可偏偏遇到了米开朗琪罗这个“谬种”,非要与美神缪斯连姻结伴,这位老米开朗琪罗在天生桀骜不驯的儿子面前只好认输,无奈依了他的心愿,13岁时送他到基兰达约学画,后又从贝托多学雕刻。米开朗琪罗终于在当时佛罗伦萨最大的家族美第奇家族找到了艺术归宿。主人对艺术的青睐爱好和投入,为这位孜孜以求的青年提供了广阔的艺术创作天地,在这里他受到了知识、艺术、音乐、诗歌、美和智慧的熏陶。然而,好景不长,不久,罗伦佐·美第奇谢世,引起政治动乱,米开朗琪罗被迫离开佛罗伦萨,21岁到梵蒂冈城。他亲眼目睹了号称“不朽之城”的腐败与堕落。良心和阴谋、艺术和践踏、虔诚和纵欲、文明和毁灭、宏伟的教堂和丑陋的牢房,这一切对刚刚涉世的年轻的米开朗琪罗,引起了强烈的心灵震颤,使他向这个世界投射出第一束怀疑的目光。23岁,他向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发出第一次挑战,申请为圣·彼得教堂塑造基督像和圣母像(即“母爱”),他的艺术才华开始第一次强引爆,作品揭幕以后,立刻轰动整个罗马,米开朗琪罗的名字随着那尊巨型雕像不胫而走。26岁他返回故乡佛罗伦萨,他面对教堂庭院陈放了46年一块巨石,沉思许久,终于在1502年8月2日至1504年1月25日完成了他的

传世之作《大卫》雕像。巨人的名声把米开朗琪罗带回到罗马，经与教皇朱利叶斯二世几番争执，米开朗琪罗勉强接受为其西斯廷小教堂天顶做画，这位人间孤独的行路人，在怨恨、嫉妒，不被理解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关在西斯廷教堂里，整整工作了 4 年，终于在 800 平方米的天花板上创造了人类不朽之作，年方 37 岁。时隔 22 年之后，米开朗琪罗已临花甲之年，又被教宗保罗三世召回罗马，开始创作《最后的审判》巨幅壁画，经过 7 年的时间，于 1541 年圣诞节前夕，米开朗琪罗 66 岁时完成了《最后的审判》。当他年逾古稀 73 岁时，教皇又召他去设计圣·彼得教堂的新的圆顶，但他已感到力不从心，经教皇一再恳请，他只好答应。在米开朗琪罗三次被教皇所召期间，1502 年米开朗琪罗还为美第奇陵墓雕塑《晨》、《暮》、《昼》、《夜》的大理石像，象征着“人生短暂”与“永恒不朽”，犹如白昼与黑夜，黎明与黄昏。公元 1564 年 2 月 18 日，在他骑马出外郊游之时，这位人类天才艺术家，从大卫的征服者到耶稣的受难者，在大雨滂沱中的马背上走完了他全部的人生路程。

三

米开朗琪罗一生深受人文主义思想和萨伏那洛拉宗教改革的影响，以现实主义方法和浪漫主义的幻想，表现当时市民阶层的爱国主义和为自由而斗争的精神面貌。米开朗琪罗的性格是孤独的，沉思、正义、慷慨、豪放、容易激动。他对当时的社会表现为冲突和不满。“流落在萎靡与腐化的群众之间，周围尽是欺诈与压迫，专制与不义，自由与乡土都受到摧残，连自己的生命也受着威胁，觉得活着不过是苟延残喘，既不甘屈服，只有整个儿

逃避在艺术中间，但在备受奴役的缄默之下，他的伟大的心灵和悲痛的情绪还是在艺术上尽情倾诉。”这种心情正如在他创作的佛罗伦萨美弟奇墓上的石雕的座子上写着：“只要世上还有苦难和羞辱，睡眠是甜蜜的，要能成为顽石，那就更好。一无所见，一无所感，便是我的福气；因此别惊醒我，啊！说话轻些吧！”

“没有巨大的痛苦，就不会有完美的天赋。”米开朗琪罗就是这样既有完美的天赋又承担着巨大痛苦的人。他的一生既十分自在、无拘无束，又满怀怨恨、不得解脱，他在艺术天地中是一只自由自在飞翔的鸟，而在人生的樊笼中却始终被奴役、被折磨，绚丽的艺术色彩涂抹不掉他心灵的悲哀。他一生孤独、踽踽独行。他宣称“我没有朋友”，他说，“我不需要朋友，也不会有朋友”。形容自己是“一个低下、贫穷、古怪的人”，在 47 岁那年，他画了一幅生动的自画像——短短的卷发，满是痛苦皱纹的额头，乱蓬蓬的黑胡子，又大又扁的断鼻子主宰着整个面部，一个尝过奚落和哀伤，反抗和美，顽强和屈从滋味的人的面孔，一张俗人和圣徒的面孔。据资料分析米开朗琪罗可能一生没有结婚，他身边有两位青年艺术家，他视同他的亲生子女，可是都英年早逝。还有一位才貌双全的女才人，是他与之书信和以十四行诗的形式交流感情的唯一朋友，这位美丽的女友对米开朗琪罗表示过超出羡慕之情的情怀，可是，在米开朗琪罗完成《最后的审判》（66 岁）时，也离开了人世，这场迟来的爱情之梦也就突然结束了。他痛心地说：“即使她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也只敢吻她的手，而不敢吻她的嘴唇。没有比这个更使我悲痛的了。”

我坦诚地说，如果有人问我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众多杰

出人物中，你最羡慕的是谁？当然是诗人但丁。而在意大利画派众多艺术家 中你羡慕的是谁？当然是米开朗琪罗。因为，达·芬奇一生是在无休止的自我批评中度过，恕我直言，他的过分谦卑，并不能唤起我的好感。他一生计划宏伟，但完成的并不多，当然这并不损害他的光辉。这与米开朗琪罗一生无休止的工作，创造出数以百计、千计的作品相比，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提香一生光明普照，从来没有受到北风的侵扰，在整整一个世纪以来（99岁），他安居在面对威尼斯湖的一座豪华别墅里，躲避着死神。请看有这样一段评述：“事实上，提香这个人远远赶不上提香这个艺术家的高度。他追求名利，很有诀窍，会向权贵献媚邀宠，像伏尔泰一样，他脑子机灵，会做生意。如果他不是具有绘画的天赋，则很可能成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最后，又象伏尔泰一样，他是个对宗教抱怀疑态度的人，和女人在一起则百般风流。”比起这位被授予贵族称号的“皇帝画像师”，米开朗琪罗是没有这种福分的。米开朗琪罗在艺术上是神，在世俗生活中是人、常人，一切常人所有的痛苦他都有，包括弱点。在神与人、高雅与世俗方面，我更看重他的世俗，我羡慕他的平凡犹如崇拜他的伟大，正如我在一首悼念一位平凡人的祭诗中写道：“一个太伟大的人，我不配与之合作//他也不需要我，因为有天堂等着//但倘若因为平凡而坠入地狱，我宁愿守住地狱之门阻止他的通过//”。

米开朗琪罗，因为是平凡的人，所以他也不是完人。有一次，只此一次，在完成了基督和圣母的雕像以后，晚上，他把自己独自锁在教堂里，在一支烛光下面，一种虚荣心的驱动，他握起刻刀把自己的名字和出生地刻在圣母的胸前。此后，他再也没有在其他作品上署过名。像大自然的山峦和树木一样，米开朗琪罗的杰作不需要印上作者的名字。

达·芬奇 与《最后的晚餐》

如果说这次意大利之行，还有些不尽人意、残存些许遗憾，那就是没能去米兰。

达·芬奇的两幅著名代表作之一《最后的晚餐》，就陈放在米兰圣马利亚教堂餐厅的正面墙壁上。另一幅被列为卢浮宫“三宝”之一的神品《蒙娜丽莎》，自然我们此行是无缘亲睹这位中世纪贵妇人如爱似怜、如嗔似梦的神奇微笑了，因为那是在法兰西的土地上，并不在意大利的国度里。

对于《最后的晚餐》还真有一段传奇的遭遇。先说明一下，可不能小觑我们这个代表团，他们当中有画家、音乐家、作家、编译家，都是学有专长、身怀绝技的人，其中有的可谓通今博古、知晓天下，象尹老(瘦石)、吴老(祖强)就是这样的人，路上他们给我讲起《最后的晚餐》的那段轶闻：1939——1945 年，在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发生了一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劫难，全世界先后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 亿人口卷入了这场世界性的战争。位居地中海的岛国意大利与德、日结成战争同盟，乘机向

地中海沿岸非、欧国家扩张，柏林——罗马——东京轴心与英、法、美展开激战，战火在意大利上空弥漫，生灵和建筑俱遭损伤和破坏，其中不少古罗马遗迹在已经经历千百年雪雨风霜之后，又遭到一次炮火的毁灭。米兰作为意大利第二大城市终归无以幸免。可以想见，当时战尘飞扬、硝烟弥漫的场面，此刻，耶稣及他的十二位圣徒，即使是使出浑身解数，也将在劫难逃。然而，就在这种面临毁灭之时，不是耶和华拯救了虔诚的意大利人，而是热爱艺术的意大利人掩护了耶稣。他们用炮弹掀起的凝重的泥土装入麻袋里边做掩体堆起了一堵厚厚的围墙，紧紧地把圣主和圣徒们围拢在中间，躲过了飞弹和流石的袭击而幸免于难。今天，《最后的晚餐》得以完好无损、安然无恙令世人一睹芳华，恐怕这位比罗马“永恒之城”还要真正永恒的艺术大师达·芬奇，倘若有知于九泉之下，亦应感激涕零。

此刻，公元 1995 年，在历史老人向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尘已飘落半个世纪，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中要人济济，来自世界 50 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在那里举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庆典集会，在红场举行着伟大卫国战争参加者和后方劳动者检阅仪式，在俯首山上举行伟大卫国战争纪念群和博物馆的揭幕式。这不仅是一种政治之举，同时也是对“先知”艺术的安慰与维护。

达·芬奇是个什么样的人，《最后的晚餐》又是什么样的一幅画？请看美国亨利·托马斯和达纳·李·托马斯已经为我们整理概括好的一段精当的评语：

列奥那多·达·芬奇是近代世界男性的最完美典型。

这是他的莫大光荣——亦是莫大悲剧。他怀有神的无限幻想，但仅有凡人的有限力量。他的抱负是样样要干，并干得无

懈可击。他想出许许多多计划，却只完成一个零头。他一发现事与愿违，就半途而废。他的一生是一条无尽头的车道，沿途遗下无数五花八门的惊人的断片碎屑，“我一生一事无成。”在走向生活的尽头时，他难过地写道。

（《大画家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现在我们开列出达·芬奇代表作的单子，看看是不是像他自己所总结的“我一生一事无成”。

佛罗伦萨，老宫：《安吉亚牛之战》（未完成）。

佛罗伦萨，乌费齐美术馆：《麦琪的崇拜》（未完成）。

伦敦，国家美术馆：《圣母和圣安娜》（素描）。

米兰，布雷拉美术馆：《基督头像》。

米兰，圣马利亚修道院：《最后的晚餐》。

巴黎，罗浮宫：《岩间圣母》、《蒙娜·丽莎》、《施洗者圣约翰》、《圣母和圣安娜》。

罗马，梵蒂冈：《圣杰罗姆》（未完成）。

都灵：《自画像》。

对于被誉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三杰”之首的达·芬奇来说，一生并不平坦如意。1513年法军退出米兰，他在年底来罗马，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当时在罗马，但他受到了冷落，在65岁时接受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的邀请来到法国。1519年5月2日在法国安布瓦斯的克鲁庄园逝世。一生中留存下来的绘画作品仅17幅，其中还有一些是没完成的草图。但这些作品获得了崇高的地位，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当你们读完上面的介绍以后，就不会对他“一生一事无成”

的话信以为真了。其实达·芬奇是天才的、全面的，他的艺术领域、智力和精神活动包罗万象，是所有人类致力于生活的人的楷模。他企图重新创造世界之美，计算世界之大，阐发世界之谜。他是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工程师、音乐家、解剖学家、数学家、博物学家、发明家、天文学家、舞台美术家、哲学家“合而为一”的奇才。他身后遗下约五千页未出版的手稿，这是他思考追求的长距与生命的短程形成强烈的反差，而他的事业成功率又是常人无与伦比的超常发挥。如果说他是“神人兼备”，他的一生浓缩了一个世界，代表一个人类。他既是完美的、全面的，又是不足的、残破的；既有天资的幻想，又有充实的实践。他的一生，以善良对残暴，以智慧对愚蠢，而现实给他的回报却是残酷无情。

达·芬奇是佛罗伦萨一位律师的私生子，童年是在塔斯卡尼的山麓小丘中的芬奇堡度过的。《麦琪的崇拜》显示了他特殊天才的最初印痕。它是为圣多纳托·河·斯柯伯托修道院的修士画的没有完成的祭坛画。后来，他被介绍给米兰宫廷雇佣（作为一名音乐家推荐的），给米兰君主多维科·斯福查服务了20年。浮萍人生，流水世情，由于米兰与法军交战，打断了他在米兰的居住。在他以超人的才智完成了“人类绘画极品”《最后的晚餐》之后的第二年1499年，他将成为一个不停息的漂泊者，从米兰到佛罗伦萨，从佛罗伦萨到威尼斯，从威尼斯到罗马，从罗马到昂布瓦（法国中部城镇），为生计而奔波，为梦幻而追求，最后，于1519年5月2日，客死他乡，终年67岁。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完美，对宇宙万物、山川溪水、动物植物寓以丰富感情，经常在“走过鸟市场时，总是亲手把鸟儿从鸟笼中取出来，付了卖鸟人的要价后，便把鸟儿放开，让它们飞去，把自由还给它们”的达·芬奇，在给生命以自由的时候，他同时也得到了解脱。

“科学与艺术结成美满姻缘，哲学在完美的和谐上压印了一

个亲吻。”这是达·芬奇的一个传记作者对《最后的晚餐》的评语。以《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22 节“最后的晚餐”为母题的绘画，不只达·芬奇一人，在与达·芬奇同时期的还有许多名家涉足。比如先于达·芬奇约 15 年之前，至今陈放在佛罗伦萨万圣教堂的吉兰达的《最后的晚餐》，晚于达·芬奇之后拉斐尔·莫尔根根据达·芬奇原作制作的《最后的晚餐》等等，但是在众多《最多的晚餐》之中，达·芬奇却一枝独秀，它的光芒直射向岁月的远程。无论在构图、透视、明暗都别具光彩。耶稣居于中央，十二门徒平均分列两侧，三人一组，耶稣平静、安详地端坐着，似乎刚刚讲出那句痛心的话：“你们当中有一个将出卖我。”把所有门徒刹那间的心态和惊骇的表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个画面的构图犹如柏拉图的哲学是基于数学的对称。我是多么盼望有机会去一次米兰，站在巨人肩膀下，找一找《最后的晚餐》的感觉。

这次，我们意大利之行，总不能说是完整，只是“吉光片羽”，但我有一个最深的感受，那就是，如果你想去意大利包括去欧洲旅游观光，至少要掌握一点《圣经》知识，否则你将成为一个蹩脚的旅游者。比如本文提到的“最后的晚餐”，以至所有教堂的名字等等，都与《圣经》有关，这不奇怪，因为中世纪文艺复兴的艺术，多取材于《圣经》。行前，我是作了些准备，但并不系统，说到家也是些零零散散、片片断断。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圣经》来说，包括《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两个部分，是希伯来民族文学遗产的总汇。《新约全书》由“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和“启示录”组成。在四福音书中，对耶稣基督的形象和精神面貌被描绘得生动鲜明。

历史上这样大书特书耶稣，但是，耶稣是否真有其人，众说纷纭，归纳起来有三种说法：(1) 耶稣在历史上并无其人，只是传

说中的虚构人物，是基督教创造的基督。(2)耶稣是基督教的创始人，具神人二性。(3)耶稣不是神，而是人，是一位宗教历史人物。孰是孰非，我们不是研究专家，不去管它。但我想如果了解一些西方宗教知识，无疑会有助于加深对艺术家及其艺术家作品的感知能力。会有助于你的视野的拓展和鉴赏力的发挥。

皮提博物馆

有这样两条消息，曾经震撼世界：

一是 1978 年 4 月 21 日意大利佛罗伦萨市的皮提宫博物馆收藏的鲁本斯的杰作和其它 9 幅价值连城的佛兰德斯时期的名画被盗。

二是 1993 年 5 月 27 日意大利佛罗伦萨市乌菲齐博物馆展室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使部分文艺复兴时期的的艺术珍品遭致破坏。

我们这次访意去乌菲齐博物馆参观时，时逢修复工作基本完成（个别部位还在修复），可能我们是最早的一批参观者之一。

傲为欧洲文化源头的意大利，先民们给他们留下了引为自豪的灿烂的文化，有人这样说如果古希腊的文明是哲学之光，那么，古罗马帝国便是武力的炫耀，这话，并不尽然，因为，古罗马的文化崛起，虽然在时间上稍晚于古希腊，但在空间和质量上却广于、高于古希腊，它的承递和影响的作用要远超出它在时序上的落后。历史的作用，既以时间论长短，同时更要以强弱定高低。这是后人、甚至专家们评判前人和过去的普遍准则。历史千年如一，辉煌只属于瞬间的闪烁。不管其主观色彩的比重占有多么

大，对一个事物看法的迥然不同，它都应该是这样，概莫能外。

犹如一种器皿，可以把一切散乱的珍奇珠宝归类、收藏，古罗马那么博大、丰厚的文化遗产，也需要有一种特制的外壳把它罩起来，而后存放永远，这便是“博物馆”。有人做过统计，在意大利能够对外开放的博物馆就有 1,404 座之多。佛罗伦萨市文化局长巴列尼向我们介绍，仅佛罗伦萨一个城市就有 300 多所图书馆，65 个博物馆，如此巨大数字的博物馆，假设你一天参观一个（实际上是看不完的，只能走马观花），那么，你就得拿出 3 年时间，留在意大利本土上，这恐怕对于历史学家，也不会有这样充分的时间。我们在佛罗伦萨呆了 3 天，我们用了一天半时间跑（不是走）完了乌菲齐博物馆、皮提宫博物馆和学院博物馆。跑到最后，两只腿直棒棒的，不是富于弹性的优美运动，而是一种机械运动。每次，回到住处，都想如果从哪里跳出一只“波斯猫”来该多好，那就可以拽着猫尾巴上床了。

其实，意大利所有的博物馆，除了上述介绍过的佛罗伦萨的 3 座博物馆，包括罗马、米兰、那不勒斯、威尼斯等等所有的博物馆，都有独到之处，可赞之辉。

倘若你感兴趣，我不妨提纲挈领，点到为止地介绍一下：

罗马，博尔盖塞博物馆，建成于 1613 年，是大主教希皮奥内·博尔盖塞一座夏宫——博尔盖塞别墅。1902 年这座别墅连同私人的艺术珍藏品及花园一起卖给国家，别墅后来成为一座博物馆。走进博物馆门厅，天花板上的壁画是 18 世纪一位西西里出身的艺术家马里亚诺·罗西的作品，它描绘了罗马历史和异教神话中的一些故事。地板上的图案展示了角斗士之间的格斗和制服野生动物的场面。沿墙陈列着大量古罗马时代异教诸神和帝王的雕像。整个博物馆展出的大量有价值的大理石作品和古董，都是从遗址中发现并修复过的珍品。罗马的一些贵族把这

些数不胜数的艺术作品拯救出来，用于装饰他们豪华的宫廷。这里有号称 19 世纪新古典派的领袖安东尼奥·卡诺瓦雕刻的《帕奥莉娜·波拿巴》(拿破伦最小的妹妹)的雕像，帕奥莉娜裸卧的优美姿态，显得优雅、迷人，曾引起博尔盖塞家族的愤怒，但这位年轻美貌的夫人并不介意任何人的批评和指责，因为她的美貌并不在于端庄。贝尔尼尼，是意大利的又一绘画家、雕刻家，他是公认的巴罗克派的鼻祖，博物馆中陈放了他所创作的《阿波罗和少女神》、《地狱女王被劫》以及群雕《普卢托内和地狱女王》。另外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三杰”之一的拉斐尔所作的《从十字架上卸下圣尸》、《年轻妇女肖像》。威尼斯画派的“长寿星”提香(活了 99 岁)著名的《圣爱和俗爱》、《鞭挞基督》、《播爱的维纳斯》等名作都在其中展出。

威尼斯。市立考累尔博物馆，它设在新行政官邸的拿破仑翼楼。1922 年以前，它一直在考累尔楼，博物馆是在威尼斯贵族泰尔道尔·考累尔 1830 年捐赠的基础上建立的。人们将考累尔藏品分成三个部分，其中的一部分被放在雷佐尼柯阁的威尼斯 18 世纪博物馆；还有一部分放在新行政官邸面向小广场的翼楼的考古博物馆里；第三部分就放在这里。考累尔博物馆分为历史馆、绘画馆和复兴意大利馆。但依我的看法，如果你到威尼斯，最好找机会参观一下马恰娜图书馆，那里有马可·波罗的遗嘱、15 世纪地中海的航海图、中文的《坤舆图说》等，接待我们的是图书馆主任（馆长）佐尔垂向我们介绍：该馆藏书 100 万册，13,000 多本文献，还有 3,400 册 16 世纪以前出的古书，2.5 万册 16 世纪以后出的书。总督宫(公爵宫)，是总督和政府办公处。与其说是官邸，勿宁说是一座艺术宫殿，文化博物馆，回廊、阶梯、雕饰、壁画等都是上乘之作，最惹人瞩目的是大参议厅，这间长 54 米，宽 25 米大厅，有一幅 7.65 米×24.6 米的巨幅油画占据整个后

墙。它是丁托雷托于 1566—1590 年间在老慈善学校绘成的。

米兰和那不勒斯我们这次没去，现在还是回过头来看看佛罗伦萨的博物馆。乌菲齐、皮提、学院三座大博物馆我们都过去了，可以说各有特点，各领风骚。乌菲齐大厦(美术馆)中的伯提切利笔下的《春》、《维纳斯女神的诞生》都是不可多得的精品，还有别奇阿诺的《乌尔滨诺的维纳斯》，虽不能与卢浮宫的维纳斯争高低，但也确实别具一格。学院博物馆挑大梁之作当然是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塑，已成为传世瑰宝。皮提宫内除了有拉斐尔创作的《椅上的圣母》、《披戴头巾的女郎》、鲁本斯的《战争之后果》，别奇阿诺的《玛德莲娜》等大师们的作品外，分别还有几个展室都是不同时期家族和王宫的官邸及卧室，当然富丽堂皇，金银铺地。其实皮提宫引发我思考的还不是这些，而是这样一处豪华的博物馆竟是家族与家族之间竞争的结果。据说卢卡·皮提是佛罗伦萨市一个家族的名字(银行家)，因为要与对手一比高低，所以建设了这样一座大厦，大厦长 205 米，是城内最庞大的建筑物。前面介绍过的乌菲奇大厦也是梅迪奇家族及罗仁纳家族不断收藏艺术珍品，使其成为拥有最完整艺术作品的意大利画廊，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艺术博物馆之一。

回忆在意大利参观过的历史遗迹，如博物馆、图书馆、教堂以及一些绘画、雕塑艺术作品，往往都与家族有着密切关系。由此可推断，在古罗马乃至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国家的家族权力体现得十分充分。当然，这也不仅意大利，在法国及西欧其他国家都有一些例子，发生在 1455—1485 年，长达 30 年的英国“玫瑰战争”，就是兰加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为争夺王位而展开的一场旧的贵族世家之间的撕杀。中国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他们是具有权力和金钱的双重身份的家族，但说到底还是政治权力的代表。中国古老的宫殿那是皇权的象征，最典型的代表如北京的

故宫博物院，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是皇帝举行大典和面见群臣，行使权力的场所。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与后妃居住、游玩和奉神的地方。沈阳故宫是清初的皇宫，爱新觉罗·福临在此即帝位。包括被楚人付之一炬，化为灰土的阿房宫，也是为秦始皇修建的。

这个问题，是否还可以深入思考一下，是否可以引申到权力与财富，也就是权与钱。在这二者转化、互为作用的过程中，中国，可谓先有权而后有钱；意大利或是西方是先有钱而后有权。但是，无论东方或是西方，权钱的交换、转化，互为作用都是一种事实。

真该钦佩，不知是谁发明了“铜钱”，利用仅有的表现空间，却概括了古今中外这样博大的内容。铜钱，一面印着道光、乾隆等等，另一面印着几文、几分，现在的硬币也是一面印有国徽，一面印有几角几分面值。这实际上标志一个权，一个钱。这是人类赖以生存，孜孜以求的两个方面。它抓住了斯万年人类思维的要害。正如中国有个故事：一个皇帝驾临东海，看到繁忙穿梭往来的船只，便问身边的大臣，这么多的舟船到底有多少？聪明的大臣回道：“两只！”皇帝惊讶：“明明这么多，怎么能说两只呢！”那大臣又说：“一是为名、二是为利。”这个故事真伪与否无须考究，但它告诉了一个人生最大的误导。这可能是上帝的罪过吧？为什么不早些把那株生长罪恶的智慧果树砍掉，如果早些伐去，人间该不会有那样残酷的争权夺势、不择手段地捞取不义之财了。这里我不禁想起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笔下《十日谈》中“杨诺劝教”一段故事，当时罗马那些寡廉鲜耻之徒的贪得无厌、爱钱如命、买卖圣职等所作所为。罗马哪儿是什么“神圣的京城”，乃是藏垢纳污之所！教皇、红衣主教，这些人本该是基督教的支柱和基础，却无恶不作，可是出乎意料的这被蛀空的大厦并未倒塌，依然屹

立不动。终使这位犹太人亚伯拉罕认为一定有圣灵在给它做支柱，做基石，却使他改奉天主。博物馆作为一种文化设施，它本身的作用就是传播知识、开启心智，展示前人的成果，以鉴后人的行为。如果我们能从博物馆展出的万事万物中，得到一点启示和感悟，也便不虚此行了。

在“田野”广场上

田野广场，意大利语叫“堪博”广场，译过来“堪博”就是“田野”的意思。

田野广场，位于距佛罗伦萨南 60 公里远的希亚纳城中。在我看到的意大利广场中是比较大的一个。当然，它没有威尼斯圣马可广场那样有名气，因为圣马可广场是拿破仑攻占威尼斯以后，说了一句话，叫“世界上最美的广场”。田野广场呈椭圆形，长轴有五六百米，短轴有三四百米。四周隆起，中间凹陷，据说是古代的一个跑马场。三面是商业店铺，一侧是一座巍峨耸立的教堂，有一拔地而起的塔楼，里面悬吊着一尊铸钟，它提示这座城市的晨昏午夜。

我们是从罗马北上，去佛罗伦萨时经过这座城市。时值春日的一个晌午，阳光和煦灿烂，均匀地撒在这座广场上，三五成群的聚拢着成千上万的意大利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衣着随便，亦有西服笔挺，亦有休闲宽松。或坐、或卧，仿佛自然生成。很少有游动不定的。他们的闲情逸致、悠然自得仿佛把这座广场凝固了，时而飞过一队鸽群，年轻人又立起齐声喊叫起来，夹杂着阵阵的口哨声，顿时又打破了方才的宁静，空气都为之震荡，天空

也像跟着抖动。过后，又恢复了原有的平静。西方人自生自带的雪一般的肌肤，又在阳光下闪灿出来，他们坐着晒太阳。

一座小小的城市，汇聚了这么多的人，难道他们都没有工作吗？这个问题不得而知。其实那天既不是节假日，也没有什么庆典活动，由此，推断意大利人平时也是这么生活着。他们这种轻松、自然、超脱的生活方式，真让人羡慕死了。同样居住在同一星球上，他们仿佛没有生活之累和社会投射的阴影，仿佛向人们回答，意大利就是“地上的天堂”，人人都是“上帝的宠儿”，所有的人都像无数个亚当和夏娃无忧无虑，无思无想地生活在伊甸园。他们那种难以尽述的解脱，不能不让外来人引发些许幻想和梦寐。至于意大利人有刻意追求效果的倾向，故意把生活打扮得绚丽多彩，这我倒没有发现，也可能我们是漂浮在他们生活的旋流之上，并未深入底层，但不管怎样，即便是演戏，我觉得他们也演得相当成功，并无破绽。

其实，我是知道的，意大利这个民族是最会享受的民族，虽然比不上法兰西的华贵、英格兰的奢侈，至少在不太富裕的情况下，也要不失其为铺张。恰恰天空、地域也给他们提供了十分美好的条件。从那些古代艺术中便可以窥见他们最喜欢裸露还本自然，诚如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自我宣称的“有权凭借裸体人物来讲述他的故事”一样，意大利人把人体美看作是最完整、最神圣的艺术。据说古罗马的浴场多得不得了，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共有大浴场 11 处，最大的是迪奥克莱齐亚诺浴场，现在保存完好的卡拉卡拉大浴场（以卡拉卡拉皇帝命名）屈居第二位，当时的浴场是一种多功能的，是公众聚会地方，消遣娱乐和上演露天歌剧的场所。无论是台伯河天然浴场、卡拉卡拉浴场，乃至经米开朗基罗建议改成的教堂浴场，都是裸体浴场。这比我在俄罗斯海参崴海滨浴场看到的解开胸罩只保留亚当、夏娃下身那片

遮羞挡丑的叶子，还要来得干净利落。同时，这个伸进地中海的半岛国家，长达 7,250 公里的海岸线，又为他们的赤身裸体大开了方便之门。当然，这是过去，在今天看来近似放肆和原始的习俗，恐怕在这个民族的血液里还保留它的基因。

水浴、海浴到日光浴，恐怕西方人对太阳情有独钟，无论你到那里，你都会发现意大利人是顶着太阳走、面向太阳坐，这和中国人爱在树荫、檐下纳凉完全不同。恰恰意大利这片天空，又和他们的天性达到了完美和谐的统一。阳光总是明媚，灿烂，仿佛这个国家距离太阳近了许多，既不象“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华夏中原，也不象“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楚天蜀地，倒有些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中国西北高原的天空。

田野广场上这些有生命和无生命的惬意的融合，自然产生了象雪莱越过阿尔卑斯山的慨叹：“我们一到意大利，秀丽的土地和明朗的天空就使我们的情感起了强烈的变化。”他后来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序言里又重申了这个最初印象，“在万物昭苏的春天，罗马的气候好极了，蓝天明净，新生活使我的精神陶醉，本剧的灵感就由此产生的。”这里的阳光，乃至“明于白昼的月色”（歌德），相对于北欧那些“太阳就象穿着一件法兰绒外套”（亨利希·海涅）的国家，诚然是一种上帝的恩赐。于是，也就造就了这种闲散、庸懒。我举头了望这片上帝赐予的蓝天，俯首鸟瞰这群意大利的亚当、夏娃，不禁心神一颤，仿佛充沛的阳光背后，隐藏着一种杀伤力很强的“γ”射线，我真担心他们如果用量过度，将会产生致死的危险。

意大利，你让我如何看你，那些沉湎于阳光下天真、浪漫的“上帝宠儿”。而今，“主，你往哪里去？”这是位于罗马古阿皮亚大道的一座不大的教堂的名字。相传，圣·彼得为了逃避迫害离开罗马，在这里看到基督显圣，不由自主地说出了这句话，基督

回答道，他要去罗马，再受一次十字架死刑。圣·彼得听到主的话后，毅然返回罗马，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

夜宿米迦勒山庄

提起山庄，就好象和中国有缘，它带有中华民族古老的、恬淡的韵味。立即让你脑子里构画一幅陶渊明式的生活环境，似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感。所以，在中国听到“山庄”就不以为怪，山庄多得是，如承德的避暑山庄，牡丹江的镜泊山庄，还有山东济南的舜耕山庄等等，单就这些名字，就使你联想到当地的地积环境、山川气候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匡庐达士、皇室贵胄、远古圣贤。

但是，如果在意大利你能听到什么山庄，就觉稀罕了。相反，你听到什么城堡(古堡)倒是很正常，司空见惯。你还别说，我在意大利还真的到过一处山庄，并在那里住了一宿，这就是地处肥沃的塞尔基奥河谷地的“米迦勒山庄”。为了写准这个山庄的名字也是不容易，开始翻译给翻成米克拉山庄，尹老非常惊奇，“咦！这不是意大利女士我们随团翻译的名字吗？”当然好记了。后来在路上我又追问，觉得译音不准，其实这也是常有的事，比如佛罗伦萨，是从英语转译过来，按意大利语发音应叫翡冷翠，两种译法都有；新加坡也是一种转译音，过去一直叫星角坡等等。经过我们再三推敲，米克拉，应是米凯勒，并且据当地人介

绍，米凯勒是神话中大天使之意。于是，我便认定这是确定无疑了。可是，当我提笔要整理这篇文字时，又发现仍不准确，我翻遍《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去寻找那位大天使，并不见踪影，却原来是基督教《圣经》和伊斯兰教《古兰经》所载的手持利剑，能够降龙伏虎的勇士，他叫“米迦勒”。而且在西方还有一个米迦勒节，用以纪念天使长米迦勒。西方教会和东正教虽时间不同，各地纪念方式不同，但米迦勒节却很普遍，也不乏隆重。

米迦勒山庄，就是由这样一位天使而得名，由于它深藏于万山之中，就更增添了它的神秘色彩。

米迦勒山庄，位于意大利北部城市托斯卡纳区卢卡省省会的卢卡市，是一座载入史册的名城，名气很大。原因一是古老，二是名人效应。公元前 186 年建立罗马居民点。公元 476 年后先后属于哥特人、拜占廷人、伦巴第人和法兰克人。10 世纪末城镇地位下降。1799 年沦为法国领土。1815 年并入西班牙。1860 年归属意大利，至今保存着完整的城墙和 16 世纪精美的宫殿建筑，它是通往佛罗伦萨、罗马、比萨的交通要道，全城人口 9 万多人。这里还是一座音乐之城，长期为重要的音乐中心，是意大利杰出的大提琴家、多产的器乐作曲家，号称“欧洲宠儿”的 L· 波凯利尼· 普契尼的故乡。普契尼还是意大利著名歌剧作家，是意大利唯一以德彪西印象派技法写作歌剧《图兰多》的作曲家，在这部作品中，他第一个把中国民歌（《茉莉花》）成功地植入西方歌剧中，他是意大利歌剧的最后一位作家和写现实主义歌剧的代表。他的爱情故事剧《蝴蝶夫人》1904 年首场演出虽遭惨败，但不损害这位天才的旋律大师的光辉。

米迦勒山庄，因为名城、名人而更增加了吸引力。由于意大利接待者的精心安排，终于我们在这里度过了一个美好之夜。傍晚，淅淅沥沥的小雨淋湿了一山苍翠，空旷无垠的万籁寂寞无

言，只有这雨滴声与它窃窃私语，仿佛它在娓娓动听地向我们远路而来的客人讲述一个古老的故事，又像为了欢迎我们，调动了一切自然之力为我们演奏普契尼的毕业之作《随想交响曲》，任你神思飞驰，尽意遐想。入夜，我冲过了热水澡，坐在灯下，整理着上一个行程的笔记，我耐心地翻着那乱如蛛丝的记录，仿佛要在其中抽出一条锦丝来，把这一串美好的记忆穿起来，在不知不觉中我便睡去，睡在温柔富贵的梦乡，睡在《蝴蝶夫人》温情脉脉的怀抱里，睡在《西部女郎》那富于弹力的幻化中，虽然那结局是悲惨的，但我却一梦不醒，直至天明。

穆拉诺的 五百年世家

据名城纪念丛书《威尼斯》记载：穆拉诺是威尼斯最典型的居民区。它由泻湖中的 5 个岛屿组成。岛上最早的居民是在匈奴人和隆巴第人进犯时来到岛上的乌德佐人和阿尔提诺人。穆拉诺发展很快，早在 1275 年就已归属威尼斯市，但是它有它自己的法律。过去数个世纪里，这里一直是威尼斯贵族阶层度假疗养的场所，因此，这里也建有教堂和楼宇。

这里的玻璃制造业历史悠久，穆拉诺也因此著称于世。1292 年威尼斯市为了避免发生火灾，将城里所有的玻璃厂全迁到了穆拉诺。由于玻璃吹制技术的发明和诸如制造乳白色玻璃等其他工艺的发展，使穆拉诺玻璃制造业在 15 世纪时就非常繁荣。

我们代表团一共在威尼斯逗留了 4 天整，到了第三天头，意大利作者、出版者协会威尼斯分会主席沃夏先生，早饭过后就来到了我们的住地。通过翻译告诉我们要乘上快艇出海。虽然我们连日来生活在水上都市，但却不能到海上看看，听他一说出海，于是，我们的心又扩展了一层，仿佛又涂上一层亮色。9 点 30

分我们集体登上了快艇，非常考究的小艇，白色的围栏，映照着与天一色的海水，海鸥在头顶上打着旋转，几许白云点缀着这海天一色的蔚蓝色世界，心情顿然显得明快了许多。我们穿过老造船厂，大约一个钟点左右的时间，到了穆拉诺。导游把我们领进 VETRERIA SEGVSO ARCHIMEDE 18 号。这便是我们要参观的拥有 500 年历史的阿奇米德·谢古索家族私营玻璃工厂。厂区大得很，尤其展厅极为宽敞，富丽堂皇，仿佛一座博大的水晶宫殿。挂的、摆的、铺的，全是玻璃制品，包括楼梯的扶手也是用玻璃制作而成。我们在这里数着过去，看着现在，走进历史又回到现实。看着那些错落有致摆放的精美玻璃制品，仿佛读着威尼斯玻璃工业的一卷厚厚的历史，也可以称做是这个家族的历史。

我实在耐不住性子问道：“你这里陈放年代最早的是哪一件作品？”

谢古索的长子给我挑选了 3 个裸体女儿的玻璃制品，他告诉我：“这 3 个女儿代表 3 个不同时期，第一个是 1934 年制做的，第二个是 1949 年，第三个 1972 年。”他反问我：“你看得出来她们的不同吗？”我端详半天，看上去第一个下肢长而健壮，上身显得比例小些；第二个比较正常；第三个瘦小并披散着长发。他说，这是我们 3 个时代的追求，第一个反映古典希腊那种雕塑造型，第二个更逼近现实，而后一个是一种超现实。但是，他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于是，我又追问了一句，“那么展品中 1934 年的就算最早了吗？”，他指着墙上悬挂着的那件玻璃制品说，“这块镜子是 1930 年制做的。”接着他给我讲了一段插曲，他说：“去年，一位日本客商到我们这参观，被我们的玻璃制品打动了，非要买一件最早生产的作品，结果他花了高价把一件制品当成 500 年前的作品买去了。那次，我们赚了一笔大钱。”我看他如此

王顾左右而言他，于是，我也不往下追问了。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 500 年前的制品根本没有，二是即使是有年代久远的作品，也当作看家宝贝，也不能轻易给人看。接着他倒和我谈起了生意，再三问：“你想要么？”可惜我囊中羞涩，哪敢再问下去。看起来，他让我们参观，又赠资料，最终目的还是想推销产品。他和我们的团长说，能不能在中国给他提供个展览的机会，并十分热诚地想要到中国来看看。

我们边走边看，其中一件像足球大小的圆形玻璃制品把我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都吸引住了。原来那是一只破碎的球，像一个摔破的西瓜，破裂处又很不规则。我们问他这寓意着什么？他讲出一段制作者的心绪。他指着那制品说：“这是我父亲创作的，他今年已经 85 岁了，从 11 岁开始在这个工厂做玻璃工，现在仍然未离开炉前。我们一共弟兄三人，都是他的徒弟，现在其中一个弟弟已到另外城市自己开玻璃工厂，老人家心情很难过，于是他创作了这个作品，表达他当时的心境。”

这么说，我们更得当面见见这位老人了。我们来到了制作现场，炉火正红，工人们正在紧张地工作。他把我们一一介绍给他父亲，老人精神矍铄，不像 85 岁，反映还相当灵敏，一双粗大的手与他细长的身体显得有点比例失调。微笑着望着我们，仿佛要给我们留下什么记忆和印象。他让翻译转达他的意思，要给两位团长当场加工个纪念品，以表达他对我们的欢迎之情。他很自由放松地坐在工作长凳上，这也是他的工作台。静候着炉火把玻璃原料加热变软，然后一只手拿着铁钎，顶端是烧得红红的玻璃，另一只手举起菜刀一样的工具，推、捻、转、按，刹那间一只枣红马已经加工好了。接着又做了一头猪，分别送给尹、吴两位团长，因为太热，需要 50 多个小时的冷却，当时不能拿走。不知以后陪我们的沃夏先生是否交给尹老和吴老，这就不得而知了。

其实，参观这座工厂使我联想最多的是，在展厅里看到那件未完的作品——耶稣全身像。这是一件与人体等比的玻璃制品。因为至今未能加工完，就放在地板上供大家参观。我们疑惑不解问他，为什么是件半成品，怎么不把他完成呢？他告诉我们：“说来话长，这件作品已经制作了 24 年，从 1970 年到现在始终未能如愿以偿，原因是工厂罢工，玻璃工人不上班。”我们听罢，不禁心中一颤，在这座表面看来好似祥和平静的工厂里面，却潜藏着风雷激荡的暗流。我对意大利的罢工是早有所闻、今有所见的。4 月 4 日我们在佛罗伦萨，原定上午 10 点钟市长会见我们，可是，因为临时处理一家工厂罢工而堵塞了交通，硬是推迟了一个半小时。而第二天我们去乌菲齐博物馆参观完了回到住处的路上，又碰见了一伙工人罢工游行，打着横幅大牌子上面写着字（意大利语我们看不懂）前面还有警车开路，警察维护秩序。回国以后，我又翻看了《二十世纪大事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一书，我更感到在意大利罢工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

不妨我把 71、74 两年的罢工纪录摘录如下：

1971 年 1 月 26 日意大利全国 150 万建筑工人罢工，大示威反对垄断资本的剥削。

1971 年 3 月 22 日——28 日意大利 150 万农业工人举行全国规模的“斗争周”，抗议垄断资本的压迫和剥削。

1971 年 4 月 7 日意各行各业 1,100 万工人和职员举行全国总罢工，抗议政府迟迟不接受他们关于降低房租、减少收入微薄的人的赋税负担、改善保健条件的合理要求。

1974 年 2 月 27 日意 1,300 万劳动群众举行全国范围的总罢工，抗议物价上涨，要求保障就业。

1974 年 4 月 23 日意 170 万农业工人和 30 万佃农举

行全国范围大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重订劳动合同，实行农业改革。

1974 年 5 月 14 日——21 日意 150 万建筑工人、170 万农业工人分别举行全国性罢工，反对物价上涨，要求增加工资，实行改革。

1974 年 5 月 29 日意全国各地 2,000 万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集会和示威游行，强烈抗议法西斯的新的严重暴行。

1974 年 9 月 18 日意 12 万食品工人在全国各地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

1974 年 12 月 4 日意 1,300 万劳动者举行全国范围的 8 小时大罢工，要求保障就业，提高养老金。

我一共查阅了从 1970 年到 1988 年有关意大利的大事纪，可以得出这样结论：在这本书所记载的全世界各国大事中，意大利的大事，罢工占 90% 以上。这与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是开会(各种会)占主要比例，其次就是发现古代遗址等记录；美国则是为经济往来穿梭以及插手战争等事件；还有一些小国多半是战争纪事较多。世界之大，世事千头万绪，庞杂纷纭，但能够记到大事里的不多，而意大利的罢工热可谓首屈一指了，而且他们的罢工，多是围绕增加工资、降低物价、保障就业、改善条件等问题而进行的。

最后，还想提醒读者，如果你有机会到意大利旅游，想要买些纪念品，请不要忘了选购一件威尼斯的玻璃工艺品，回来给你的亲朋好友；要买时装可以到米兰去选，因为米兰是世界六大时装中心之一，仅次于巴黎；要买皮革制品，当然要到佛罗伦萨，或者罗马，意大利的皮革工业著称于世，产品占世界的 15%，在

1984 年皮革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它的产量仍高达 4 万亿里拉；至于要买粮食吗？只好去西西里岛，那里素有“西西里粮仓”的美誉。可是，你要是去穆拉诺谢古索家族去选购他那个耶稣像，那只好去问上帝，什么时候才能平息工厂的罢工，工人才心甘情愿的把他的“儿子”加工出来。

一个意大利女人

意大利罗马，是个没有夜晚的城市，我们住处弗拉姆宾馆下面的小街，整夜（至少天亮以前）除了汽车胶轮摩擦石头路面发出的吱吱声，就是意大利的年轻男男女女的噪杂声，我们住的宾馆是一流的，四五星级，清洁卫生，服务周到，但同一感受就是休息得不算太好。

午夜街头，三五成群的女孩子，在街上嬉笑、调笑、追逐，间或有几个男孩，憨笑着尾随其后，既似陪同，又象是保镖。

听去过美国的朋友说，美国这个地方“是孩子们的天堂，年轻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开始，我不理解为什么把笑声都分给了孩子和年轻一代，单单把孤独留给了老人。其实，并不奇怪，慢慢中国也要变得如此了，很快就成为“小皇帝”的一统天下。老年人宁愿把一生的疾苦和不幸背在自己的肩上，却让孩子们轻装前进。

在我看来，意大利和美国差不多，年轻人都兴高采烈、无忧无虑地活着，而到了年纪，只好各自选择自己的位置，让开“通向罗马的大路”去占领“两厢”吧。意大利年轻人中尤其是女人，我观察是极为“潇洒”，放浪，甚至近乎于放肆。在意大利、在罗

马，在我们住处窗下街心三角绿地的长石凳上，常有女孩叉开两腿坐在男士怀里，任你过往行人，全然不介意，既不胆怯，也不看你，偶而目光相遇，还有意地作出嫣然一笑的样子，既似招呼，又像带有轻浮的挑逗。仿佛她们本就是天生尤物，被人欣赏是一种赞美和骄傲。

对西方人来说，分寸、界线，似乎是从来不存在的概念，就象“处女”两字那样生疏，他们追求的是分子自由运动，讲究弥漫和扩散的效应。接触和交往是他们生活的必需品，须臾离开不得。今天的意大利女性，远非达·芬奇构思《蒙娜丽莎》时所认识的中世纪的难得一笑。宗教的禁锢，世俗的偏见已不能拦截她们向时代前沿迅跑。意大利的名模称霸于世，霹雳摇滚已使这个半岛国家象飓风中的航船，无法维持它的平衡。

在中国人看来，外国人的长相几乎差不多，“清一色”，很难品评他们的外形结构优劣、相貌好坏。中国人看外国人就像外国人看中国人一样，千人一面，有时像西方人看东方人一样，常常闹出一些张冠李戴的笑话。我们在意大利几次被当作日本人，他们凑上来和我们搭讪，以为我们是“山腰拿拉”。

意大利的姑娘，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高而尖的鼻子，象一条竖卧隆起的山脉，安放在多棱多角的面孔上。嘴巴向内收，仿佛老年人掉了牙的样子，两只深陷的眼睛，球一般地滚动着，远远看去像一只鹦鹉鸟。可是在路易吉·巴尔齐尼笔下的意大利女人，那就奇异无比了，“必须承认，意大利的姑娘和年青妇女现在比男人们记忆中或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美丽动人了，这原因没有人确切知道。她们肯定比过去那些最著名的雕塑和油画中的形象更吸引人，更使人中意。波提切里的‘维纳斯’，提香的‘神圣的爱’，拉斐尔的‘面包师的女儿’现在不能使街上行人转身回顾了。意大利姑娘不仅比过去更吸引人，更容易接近，而且胜过如

今许多国家的姑娘。在战前，意大利的美女就像意大利的繁荣那样，是少数地区才有的尤物。”《意大利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米克拉，本团的意大利、中文翻译，女，30岁。无疑从性别和年龄都属于巴尔齐尼所界定的范围。但是，她是不是像《意大利人》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美丽动人呢？恕我直言，在我看来，米克拉，既不是美神“维纳斯”，也不是贫家女“面包师的女儿”。

米克拉，个子高得像一匹洋马，她的“壮健、诙谐、无拘无束、无所顾虑”倒与巴尔齐尼先生的意大利女人差不多。苏格拉底式的前额，似有苏东坡戏妹“未见其人先见其额”的模样。黄色的卷发，淡蓝色的眼球，她自己说她不像意大利人，其实她真真切切地出生在意大利罗马附近的一个小镇。她说人家都误认为她是德国人，她的外貌和她的实质之间横亘着一座阿尔卑斯山脉。两只细长的腿，支撑着半新半旧斯拉夫尼短大衣罩着硕大身躯。走起路来两只脚微向外撇，启动之后，不知哪点有些酷似一位国家前首相（金日成）的举止。面部喜欢朝天，全无中国闺秀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腼腆、羞怯之感。可乐无乐，常常哈哈大笑，不停地笑。谁见了她，就像是见到了古希腊的青春女神（赫柏）或者是巴克科斯狂女一般，她的欢乐之情，足以使你无端惊愕，乃至产生一种幻觉，仿佛世界没有忧愁，不存在不幸。就是这样一位女人，陪同我们游完了多半个意大利，度过 15 天的旅行生活。

她的翻译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但她有两个弥补和解脱的法宝。一是笑，二是变被动为主动，王顾左右而言它。那天，我们起早去梵蒂冈参观，到了梵蒂冈国门，加斯帕罗先生正急匆匆地去办理入境手续，我们 8 人呆呆地立在这教皇之国高高的围墙下面，了望着这片宗教弥漫的天空。米克拉全是一番好意，想让我们更多的了解这里的一切，于是和我们谈东谈西。她指着城堡长

长的围墙说：“我们今天来得早啊，就是要躲过排队之苦，如果我们来晚了，这里的参观队伍排得好长好长噢！”不知谁问了一句：“能有多长？”“一公斤！”她脱口而出。我们几个立即愕然了，“一公斤？”一公斤是多长？这分明是重量单位，怎么能用在表述距离上呢？后来我们说一公里吧，她定了定神，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越过了森严壁垒的梵蒂冈围墙，在另一个国度里飘荡。

在意大利吃饭期间是最好的休息，饭桌上充满笑声。尤其有了那位意大利小姐，更让你回肠荡气，笑口频张。一次，我们在罗马附近海滨浴场奥斯蒂亚小镇吃中饭，老板端上一碗做工精致的意大利面条，外形呈三花瓣状，大家问米克拉，这叫什么面，她说：“万岁面”。我们当然不懂，怎么面条还有万岁面呢？还是吴老反应快，万岁即是长寿嘛，话一说开，米克拉又是一场无休止的大笑，比古罗马帝国的战争还要绵长、壮丽。在意大利吃饭，喝酒是少不了的，但都是洋酒。有一次我们到一家中餐馆，给尹老要了一杯白酒，老人家高兴，喝到兴头，一饮而尽。米克拉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于是，禁不住说了一句赞美之词：“他妈的真能喝！”这下，不但米克拉笑了，我们在桌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差点笑出了眼泪。漫长的旅行，由于米克拉的翻译造成的笑话可真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你不能不佩服这位年轻意大利女人，她的机敏程度，反败为胜的能力是相当超群的。就她这样翻译水平，对我们这些刨根问底，咬文嚼字的人肯定很难满足，常使她几度皱眉，几度回首，每当她翻译不下去的时候，就转动她那双“波斯猫”般的眼睛，寻觅猎物一般，在我们中间寻找张锡海同志（是我们团的英语翻译），“张！张！”叫着喊着，她要把表达的意思用英语向张锡海同志说了一遍，然后再由小张翻译成中文。这就叫“经由第三国引渡”，或者说“三传手”。另外，当她自己也感到说不清楚的时候，便常

常哀悯地问着大家：“你们明白吗？”我们看着她那吃力的样子，也只好含混其辞地答应：“嗯，嗯。”

汉文字，如此浩瀚复杂，连我们生活在这里，甚至读过了大学，也往往感到言不及意，怎么能过分苛求一个外国女性呢！米克拉只在中国生活了一年零四个月。在辽宁大学读了一年中文，又在北京进修四个月。她多次被聘用，来中国导游当翻译，到过长城，越过长江，去过的中国城市和旅游景点恐怕比我们都要多，首都北京，天堂苏杭，秦陵汉墓几乎都去过，她非常想再来我们这片神奇的土地，不知要比她的祖国大上多少倍的中国。

不能小看这年轻意大利女人，她的活动范围横跨欧亚大陆，她会三国语言，意大利语、英语、半拉中国话。旅游旺季在意大利当导游小姐兼翻译，淡季她去英国一家公司打工（可能是合同工），有时还被聘用来中国。旅行中，她常常背个软体牛津布黑兜子，并没有多少行装，一路上没见她换几件新鲜衣服，服装从众，普普通通。一部厚厚的中英对照大字典几乎占据了她那只大兜子的一半空间。一坐下来，有时还邀小张帮她翻译一些短文，她像在第三产业之外，还搞点“三产”。听说，她是一个独身主义者，三十岁半未结婚，这当然在意大利是司空见惯的事，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其实，随着东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融通和渗透，西方早已存在的“独身贵族”、“丁克家庭”（双收入、无小孩）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也已悄然兴起。资料统计 1994 年，全国各大城市的“丁克夫妇”总数已突破 100 万对，你只管相信中国人，在这些方面“超英赶美”的速度是惊人的。米克拉的父亲是一位歌词作者，这次，她应意大利作者、出版者协会的聘用，与此不无关系。你以为外国就不存在“比老子”的问题？哪里都如此，都得为生计奔波。中国有句古语，叫“适者生存”，你不适应就会被淘汰，要想不被淘汰，就得适应。即便是“笑”，你也得笑出个名

堂，笑出个水平。改变被动，也不是人人都能应付裕如。有的人就巧妙，在困境之下，得以解脱；有的就笨拙，不是像野兔见强敌，坐以待毙，就是像野牛冲入火阵，横冲直撞，那样，只能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如何生存，只能是“个有个的车，个有个的辙”。如果我们用意大利诗人但丁的诗回答，就是：

“走吧，走你自己的路！”

意大利的餐饮

当今，中国人的归纳术可谓一流。可能前无古人，后也未必有来者。有些谣辞，不但在民间“闲汉”中流传，而且入卷成书，载入史册。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发生了一场强烈的文化地震，就是贾平凹《废都》的出版，书中有一个西京城里蓬首垢面的老头，说出了一段谣辞，现摘录如下：

一类人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
二类人作“官倒”，投机倒把有人保。
三类人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
四类人来租赁，坐在家里拿利润。
五类人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
六类人手术刀，腰里揣满红纸包。
七类人当演员，扭扭屁股就赚钱。
八类人搞宣传，隔三岔五解个馋。
九类人为教员，山珍海味认不全。
十类人主人翁，老老实实学雷锋。

这里我引用这个例子，既不想判明谣辞的真伪，也不去评论《废都》的是非，只是想说明今日中国民谣流传之广泛。最近我偶翻《名家谈吃》一书，收录徐慧一篇“我的中国胃”也有一段所谓人生的“四好”与“四坏”的谣辞：“四好”是：吃中国饭、住英国房子、娶日本太太、拿美国工资；“四坏”即：吃英国饭，住日本房子，娶美国老婆，拿中国工资。姑且不说归纳得是否准确，但“四四”对应的“扣式”，排列得颇有心计。

意大利的饮食，在世界排名次不知如何，如果按上述“四好”“四坏”的标准答案，它，一定名落孙山了。但是，依我看，意大利的饮食，即使与全能冠军无缘，单项总可以拿到名次的。首先，意大利的面条，在世界上具有明显实力，据说种类就有 150 多种，销售的覆盖面遍及世界五大洲，挤进强手如林的世界饮食市场。中国，对于意大利面条的崇拜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常用来作为一种时尚的标志。据我所知，我们的名画家齐白石先生，对意大利的皮革制品尽管在世界称霸，却未能打动老人家的心，而唯独意大利的面条却令这位老艺术家心甘情愿为它役使，足足采购十几斤，不远万里带回北京。其次，是刚刚崭露头角，在中国饮食市场上继美国肯德鸡、麦当劳和加州牛肉面以后，又一饮食业“新秀”——即意大利的比萨饼。此次意大利之行，意大利面条可谓天天都吃、顿顿可见，唯有比萨饼 15 天当中我们只能吃过一回，也算美味不可多得了吧。回想起那次吃比萨饼，还真有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味道。那是到了威尼斯的第三天晚上，就要离开这座大海名城的“最后的晚餐”，陪同我们的沃夏先生，既是这座城市资深有影响的文艺工作者，又是一位善解人意精道细心的陪同人，他虽然没有事先通知我们，但心里早已安排妥当，一定要在最后给我们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

傍晚 8 点 30 分许，我们踏着朦朦胧月色，登上威尼斯大运河

(也称大水道)的小艇。嗒嗒的引擎声经由运河两岸鳞次栉比的建筑群，拯灵圣玛利亚教堂，漂过横跨大运河的里阿尔托桥，消失在亚得里亚海的威尼斯海湾。大约行驶了 20 分钟左右时间，我们登上一条不很宽的沿河堤路，左拐右折，进了一个窄得几乎站在路两侧窗子都能握手的小胡同，店铺一家挨着一家，眼花缭乱，在这里读过中学、大学生活 6 年的米克拉，推开一家店铺，又望一望另一家的字号。找了大半天，我们紧随其后负隅而行，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小门脸里，找到了这个威尼斯比萨饼店。当我们落坐的时候已是夜里 10 点。巴掌大的威尼斯，我们光是寻这家饼店就用去了一个半小时，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店的名字叫 PIZZERIA “ALFARO”，翻译过来就是“灯塔比萨饼屋”。饼屋不大，约四五十平方米，放了三四排长条桌子，灶房的炉火正冲着餐桌，人多得有站有坐，一派热气腾腾。经过沃夏先生斡旋，我们总算找到了一处位置。大概每张饼能有半盘大小，有一扁指厚薄，里边实心，饼面上调放各种馅，牛肉、羊肉、沙拉等等，我还真是叫不上名字。在我看来，比萨饼就是中国的馅饼，不同之处就是把馅放在外面罢了。这里应该顺便说一句，比萨饼足译音，也可以译成皮子，与伽利略做实验的比萨斜塔的比萨毫无关系，比萨饼和意大利面条一样都有一段逗人的传说，据说比萨饼的加工制作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引进的技术，不过这位旅行家技术未真正学到手，回去以后把饼馅放在了外边，结果错中对，歪打正着，比萨饼倒出了名气。这里顺便提几句，我偶然发现吴先生的令兄吴祖光先生为《中国烹饪》杂志写的一篇“谈吃”的短文，披露了吴氏家族祖传的两样拿手食品：第一样是“肚子灌鸡蛋”一味汤菜；第二道是“烂面饼”，作法既不同于馅饼，也不同于比萨饼，它是把馅和面经过擀制挤压在一起，面与馅掺合成一体，放进饼铛加油烙熟。如此说来，至少有三种馅饼，两皮之间

馅的中国馅饼，馅在皮的表面的意大利馅饼，再有就是皮馅混合的吴家馅饼了。

至于意大利的面条，种类就多得不得了，前面已经介绍过。据不完全统计，有 150 多种，空心的，实心的，条状的，螺旋式的等等。就是每餐之前（无论早午晚），桌上都放一些象中国餐馆用特制光纸包着的筷子那样一些面食，有叫棍型面包，其实也是面条的一种，我们开始还拿它当作了筷子，当然，这种面筷见汤就成了面条了。吴祖强教授在一次致答词时，曾风趣地引用了关于意大利面条传说的典故，那是在一次与意大利音乐界会面会上，他说，中意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两国人民互相学习，比如意大利是音乐的故乡，意大利的音乐，包括声乐，在中国受到广泛的流传。同时，中国一些传统文化，乃至饮食也为意大利人民所欢迎，据说意大利面条就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的，不过今天比我们花样翻新，制作更加精美。

谈起意大利的饮食，当然是多方面的，绝不仅限于意大利的面条和比萨饼。我在图书馆借到一本中国旅游出版社 1988 年 5 月出版的一本名为《意大利菜谱》，是北京民族饭店西餐特级技师李作荣编著的，当然，具备一定的权威性。书中介绍了冷菜、汤菜、热菜、点心四大类共 204 种。真遗憾我不是“美食家”，即便吃过，也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囫囵吞枣”，食而不知其味，食而不知其名。

可能有的人关心意大利的饮食价格问题，老实说我们这次访意，所有在意大利的支付均由对方承担，我们是“嘴巴抹石灰”白吃白喝。只有一次，我陪吴老单独吃一次便饭，虽然也是他们结帐，但吴先生得签字，才略知一二。那天，每人要了一盘面条汤，一个面包、一块鸡肉、一小杯啤酒和一个冰淇淋，就这些，我们两个共用掉了 15 万里拉，相当 100 美元，价钱当然不低喽。

天下所有的人都得吃饭，黄种人，白种人，高贵的，低贱的，人人如此，毫无例外。“民以食为天”，象孔夫子这样的正人君子，也得客观地说，“食色性也”。吃饭从广义上说包括吃菜、饮酒，正如钱钟书先生那篇短文《吃饭》所谈：“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老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转了弯的、不甚素朴的人生观。辨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钱先生的文章当然寓意深刻，但他是从舌头与胃，享受与需要展开议论的，倘若我理解的不错，钱先生在《吃饭》一文是讲的精神、讲的政治、讲的社会。那么，我对意大利人的吃饭和中国人的吃饭，是从物质、现实、存在上去感悟享受和需求两个不同问题的。

回国之后，我常和我的同志说，在意大利最愉快、最有兴趣的是欣赏艺术，最怕的、最痛苦的是吃饭。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均让你无法承受。每顿饭（早餐简单些）都要消耗三五个小时，“吃掉”几把刀叉。不撑得你叫苦连天，不熬得你无可奈何决不肯罢休。代表团中，尹老、董良翠和我是最没有战斗力的。我是最怕吃饭，只要一上餐桌，就感到有点乱了方寸，面对几把刀叉往你眼前一放，就好比进入了战场，望着那频频而来的卡餐，就像一个兵团向你袭来，而手中的武器虽为精良，却不如本乡本土的原始棍棒（筷子）来得得心应手，真担心我们这些草食动物的胃口，消灭不了那许多牛排、烤鱼……

在意大利，可以说逢餐便有酒水，很少有汤菜，平时不供开水。他们的早餐要简单一些，一般都是自助餐，吃多、吃少任你选择，最复杂的是中餐、晚餐，那就由不得你了。开席便有饮料（冲气矿泉水、不冲气矿泉水）、香槟酒打头阵，此刻，你尽可以细斟，慢饮，边嚼些筷子（棍型面包）面包片；接下便是重火力进攻，左

一道、右一道意大利面条，到此，你的胃口已发出“库满”警报，但这只是一出“吃剧”长戏中的序幕；再接下来，开始上主餐，牛排、猪排、烤鱼、虾蟹之类，间或搭配些柠檬片、小土豆、各种沙拉、青菜，这时你不要忘了喝酒。在意大利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吃肉食的时候要饮红葡萄酒，吃鱼的时候要饮白葡萄酒，当然，无人计较你次序颠倒，但你尽量还是装出点雅气为好；最后是糖点，可多可少；最后是冰淇凌，那就多了，有巧克力冰淇凌、柠檬冰淇凌、沙拉冰淇凌等等；最后是咖啡或茶，咖啡之后还要喝上点白兰地之类的烈性酒，有一个很现代的名字“咖啡杀手”，是否寓意要把咖啡的浓度杀掉，不甚清楚。这一长过程下来，时间已近午夜。一天马不停蹄地参观跑路，再无可奈何地坐到十一二点，恐怕神人也招架不住。可是，我们的 15 天就是这样过来了，难怪到威尼斯巴威尔宾馆下榻时，小艇靠在店门，提行李的服务员稍来晚些，我们有的人就急了，吴老说：你放心好了，在意大利服务之迅速不超过 5 分钟；吃饭时间不少于 3 小时；睡觉不会早于 12 点。这“三不”总结得还相当贴切。

吃饭，对我们是这样感受。而意大利人又是怎样呢？完全相反，他们兴高采烈谈笑风生，仿佛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相见，有说不完的话、憋不住的笑。他们把吃饭当作副产品，享受才是真正的宗旨。这和我们刚好相反，我们把填饱肚子视为吃饭的终极目的。因为目的不同就缺乏那份应有的雅兴，不免有时郁郁寡欢，即便有些说笑，也是出于应酬。在餐桌上中国人是木讷朴素有余，活泼热烈不足。

意大利有过贵族化生活的历史，据说古罗马到崩溃之前，可以达到全日进餐，一天不拉桌，吃了吐，吐了吃，采取车轮战。最终“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回国以后，当我们看到酒旗招展，餐馆林立，里面传来吆五喝六之声，不能不让人不寒而栗。前些

年，一本杂志披露过，中国人一年要吃掉 1,000 个亿人民币，其中有 410 亿白白扔掉。我的祖国，她的确又古老，又年轻。有 5,000 年历史，古罗马还是“后来人”；但她的经济起步时间很短，建国 46 年，改革开放才 16 年，第一步温饱刚刚实现，第二步小康正在行进之中。我们学不了意大利，因为中国不是意大利。需要是中国人的第一需要，今天不敢奢谈享受，恐怕将来也不该这样。历史明鉴，杜牧一篇《阿房宫赋》千古诵唱，可千古历史，犹如日月经天，周而复始。“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中餐馆及 中国人在意大利

在意大利，我们只进过两次中国餐馆，一次在罗马，一次在佛罗伦萨。本来吃腻了意大利的面条，想改改口味，但却吃了稀里糊涂。

罗马城中的“国际饭店”，是一位香港人经营的中国餐馆，餐馆门面不大，但里面却很宽敞讲究，少不了一些牌匾、楹联，还悬挂一些装裱精道的中国书法，落款的都名不见经传，肯定不是出自国内名家之手。他们也万万没想到我们这些本乡本土的顾客中，就有一位著名的书画艺术家，当然，我们谁也未主动和老板介绍，没有必要套这个近乎。在中餐馆吃饭，意大利的“地陪”就失去了优势，不得不把点菜的权力主动让出来，交给我们团的一位最活跃、最年轻的音乐家——徐沛东先生。他可是一位极为活跃的人物，不光“辘轳·女人·井”、“篱笆·女人·狗”和“古船·女人·网”，还有那支“亚洲雄风”曲子作的出类拔萃，而且对中国菜颇有研究，虽谈不上美食家，也算见过世面的人物。他不慌不忙、落落大方地翻开菜单，扫视了一遍，随口问大家：“诸

位，都想用点什么？”在坐的各位稍微迟疑片刻，有的报了一些冷、热菜，红烧鲤鱼、豆豉牛肉、素三丝……随后，又特意关照翻译米克拉小姐：“您看，您……。”米克拉是在坐意大利人中的中国通，她几次来中国，对中国的饮食也略知一二，她笑着、嚷着：“麻辣豆腐，四川的麻辣豆腐。”徐先生又问：“大家主食要什么？”还是米克拉抢先一步：“饺子，中国饺子。”后来有的又点了扬州米饭。可能徐先生发现在意大利吃鱼翅比中国可能便宜（每小碗 6,000 里拉，合 30 元人民币），于是，他又给每人要了一碗鱼翅。

一切安排妥当，只等厨房加工制作了。时间倒也不长，一道道菜、汤、主食陆续端上来。大家边喝、边吃、边品尝，不知谁说了一句，这叫什么麻辣豆腐，既不麻，也不辣。再看一看饺子，既不是蒸饺，也不是煮饺，而是一碗一碗的馄饨，汤泡饺子，汤中还漂着一些菜。大家吃得无滋无味，名曰中餐，实已西化。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意大利的中餐馆，当然顾客主要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吃中餐也有一个渐进过程，就象我们吃西餐，要有一段适应的时间，你搞得纯而又纯，这种饮食的跳跃性就太大了，不免为对方所受不了。这一顿饭，我们就这样“稀里又糊涂”的结束了。

佛罗伦萨那家中餐馆，虽不能说风味纯正，但比起罗马那家要好得多。这是一家温州人开的餐馆，里面供奉不少中国的财神，还有叫不出名的神，总之没有基督耶稣。尹老好喝几盅白酒，一路上所到之处“清一色”的洋酒，这回到了中餐馆，该给尹老要点白酒了。我们挑名酒从上往下数，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一概没有，真有些扫兴，盛宴无好酒，岂不遗憾？只好要了一杯普通粮食酒，尹老还感到过得去。

前不久，我看到《深圳青年》（1995 年第 3 期）登了一篇《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写的一篇《意大利的中国餐与地摊族》文章，

披露了中国作家代表团在佛罗伦萨一家姓王的中国餐馆吃过饭，他描绘的情况，很像我们去的那个餐馆。直到前不久（8月份）我在北戴河中国作协创作之家休假，作家陈忠实也在那里，一起还聊起此事。你说天下事真有这么巧？其实中国作协、中国文联本来是一家人吗，文人的追求一样，感觉一样，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去的这家中国餐馆，我没问她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不过这老板娘确是非常爱说话的人。我们坐的是长条桌，她就站在堵头靠近我的地方和我们闲谈。她告诉我们，她来意大利也有相当时间了，是投亲靠友来到这里，温州已没有更多亲人，老两口、三个儿子都在意大利，去年一个孩子去附近的城市独立开饭馆，还有一个孩子去了荷兰，也经营餐饮业，大本营设在佛罗伦萨，这一家子，几乎成了一个跨国集团，生意不错，看样子手上有几个钱。经营饭馆，犹如经商作买卖，分公司多了就容易平稳，“东方不亮西方亮”；“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嘛！老板是有头脑的，有一点哲学头脑和运筹学的知识。她利用她的家族优势，硬是在意大利这块土地上立住了脚跟。我问她想家吗？她说，想，就想那块地方，今年春节时还回去住了一、两个月，前不久，才回来。我从她忧郁的眼神中看得出她内心的矛盾。其实象她这样的家族，在国外也算混得不错的了，可是，依然有水上浮萍、他乡异客之感。她说，“没出来的时候，想出来，一旦出来了，又想回去。”顿然，使我想起《围城》那本书，我真惊诧钱（钟书）先生对人生、生活的洞察、感悟力，人皆如此、世事如此，“围在城里的人想出去，围在城外的人想进来”，“此山望着彼山高”是中国千年一句古话，这精辟的概括，不只是文学家对人生的感受，而近乎于圣哲的思考。它的一般性、普遍性，它的涵概一切的覆盖性，它的内涵包容性，它的论证的张力和弹性，都达到了最高超、绝妙的境地，谁能逃离这个怪圈呢。

这次旅意外的收获，是在即将离开意大利在罗马的最后一天上午，代表团的同志大部分都上街采购，我本来不想买什么，也随着去看看，中国驻意使馆给我们专派了一台费亚特中客，车停在“少女喷泉”附近，其他人都钻到皮店里，我和司机坐在车上边抽烟边聊。司机姓张，叫张三宝，山西人，在天津市政府车队开车，前不久才被外交部拍调来意大利中国使馆开车，他家里有妻子、孩子，他将在使馆应聘两年。他和我谈话时，才刚好踏上这片国土 20 天，对罗马的街道并不很熟。我问：“你生活得习惯吗？”他说：“还可以！反正我们也不与外界接触，使馆都是中国人，使馆承包以后，集体伙食取消了，都自己起火，我家属没来，自己做自己吃，饭后在附近散散步，有时和同事打打牌。”意大利使馆在编 40 余人，包括商务处、文化处等及家属 100 余人。大使馆本部，由外交部开支、商务处由经贸部开支，文化处由文化部开支。之外，中国民航总局，新华社在意大利都设有办事处，但他们不属于使馆的编制。我问他：“你们收入还可以吧？”他说：“怎么说呢，比在国内要高，但比意大利收入差远了。”他接着说：“一般工作人员月薪五六百美元，高的千八百美元，带家属给 240 美元生活费，不带家属发 200 美元的补助费。我们这点钱不好下台，与国内谈一次话，快说快说也得二三十美元。”

在意大利的中国人，无非有几种情况：

一是像张师傅所说的是公派人员（多半是使馆人员）。

二是像温州人开中餐馆的生意人。

三是到国外的留学生，我在博洛尼亚大学城见到过。最古老的威尼斯的瓦切罗音乐学院也有亚洲来的学生。学生自付学费年 7 万里拉，其他由政府支付，乐器由政府提供，如从中国来学习，吃住不管，之外中国政府交 3,000 元。

四是出于种种原因和目的，而偷渡到意大利的人。

我们这次还真就碰上这么一位女子。那天傍晚我们乘船去威尼斯一家音乐场所听交响音乐协奏曲，在船上无意之中碰到一位中国女士，年纪不大，不到 30 岁样子。她看我们是中国人，就主动和我们搭话，我们告诉她，我们是一个文学艺术代表团来意大利访问的。她是温州人，是在一年前只身一人从温州经由哈尔滨、越境到莫斯科，再由莫斯科徒步走了 70 余天，历尽了千辛万苦到达了意大利。这可能和陈忠实所介绍的那样，因为在“欧洲，意大利对待非法移民的处治措施是最宽松的，德、法严厉甚至可以说惨无人道，所以那些没有技术专长、文化不高的偷渡者有的是自己跑到意大利，有的是被上述国家驱赶过边境的”。人们不禁要问，这女人现状如何？她只是愁眉紧锁，凝视着远处蔚蓝的大海，“难啊！”从她忧郁的面孔里已隐隐透露一点沮丧。听说她现在已经债台高筑，欲进不得，欲罢不能，纵有一片乡心，也无处寄托，她的双翅再也没有力量飞渡这片重洋了。

意大利的音乐

音乐，是不是艺术的最高形式，我不敢妄言。尽管我不懂音乐，既听不出高山流水，也感悟不到空谷足音，但有一点，音乐的确比其它艺术更富于穿透力，它的参与和渗透生活的力量，比任何艺术都要强烈广泛得多。从母亲的摇篮曲到祭祷亡灵的挽歌，它贯穿生命的全过程，不论你懂不懂、爱不爱音乐，音乐都时刻不离、须臾不分地伴随在你的生活之中。你尽可以心有灵犀，或钝拙愚笨，你都得自在不自在地接受音乐。只要你的听觉尚不失其功能，音乐就会自动飘向你的耳鼓，在你心灵中引发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说，音乐可谓无孔不入，我们既无法拒绝，更无法排斥。

牛排与《茶花女》

显然，牛排与《茶花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把它们两者联系到一起，有一段故事。

1995 年 4 月 4 日，我们代表团到佛罗伦萨的第二个晚上，

意大利作者、出版者协会佛罗伦萨分会主席伊万·杰利斯蒂先生，一位非常热情好客的东道主，知道我们当中有三位音乐家。

于是，当晚在这座音乐之城的最大一家剧院——威尔第剧院，安排了一场欣赏歌剧《茶花女》的演唱音乐会。我们能在以意大利著名歌剧作家威尔第而命名的剧院，欣赏经威尔第第一个把法国作家小仲马的成名之作《茶花女》搬上歌剧舞台的歌剧《茶花女》，本来是一件非常惬意的艺术享受，但是，那天晚上，我还真是吃了不少苦头。一不通音律，二不懂语言，三剧场人多得不得了，坐无虚席，闷热难耐，随着悠缓的旋律有些昏昏欲睡的感觉，但又不好意思打瞌睡，只好撑着眼皮，装模作样地坐着，趁场间休息时间赶紧到外面透透风，回来再继续正襟危坐。其实，小仲马的《茶花女》在中学时就已读过。时隔很久，其间一些细节虽有些淡忘，但主要梗概还是清楚的。它以当时巴黎妓女玛丽·杜普莱西的身世为蓝本，塑造了在法国七月王朝时代，花花世界里一个出身贫寒而又红极一时的妓女玛格丽特和贵族青年阿尔芒的一段爱情纠葛。反映了当时法国上层社会极其腐败，官场上贪污贿赂成风，一小撮巧取豪夺的金融贵族掌握着统治权，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小说描写了巴黎社交界的声色犬马，谴责了七月王朝达官贵人的糜烂生活。小说通过茶花女的不幸命运和悲惨遭遇，歌颂了真挚崇高的爱情，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腐朽和伪善，为读者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形象。

另外，除了剧情本身高雅，音乐旋律优美，应该吸引住观众外，威尔第剧院，也是相当豪华和考究的。它座落在佛罗伦萨的市中心，据说是 1854 年建设的，按着年代推测它应该是正值威尔第(1813—1901)创作的巅峰时期落成。这位当时曾被戏称为“伦巴第农民”的意大利天才作曲家，继希伯莱人合唱《飞吧，思想，插上金色翅膀》威尔第艺术生涯中的第一块里程碑之后，

1851 年至 1853 年连续写成《弄臣》、《游吟诗人》和《茶花女》多部歌剧力作，奠定了威尔第在十九世纪欧洲歌剧史中的领衔地位。威尔第剧院，富丽堂皇，宏伟宽大，听介绍可以容纳 5,000 人，分上下四层，中间堂坐，四周带包厢雅坐，可以想见当年意大利上层社会贵族和名士们出没的情景。

那日，到这座剧场演出的是罗马尼亚国家歌剧院的演员，据几位音乐家说主角玛格丽特的扮演者还是相当成功的，称得上国家级水平。上乘的作品、上好的剧场、优秀的演出，应该让人喜欢，可是，那天我确实未能入戏。我感到除了上述提到的“三不”原因之外，也还有连日长途旅行，缺少睡眠，确有疲惫之感。在意大利参加音乐会和到剧院看演出，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这是一种庄重的场合，人人都得衣着整齐、西装笔挺，这恐怕是一种礼貌。而且，到了剧场不要说吸烟、嗑瓜子，就连咳嗽声都听不到，剧场鸦雀无声，的确这是一种修养。这和我们国内的剧场和公共场所的状况，坦率地说，无法相比。尽管人很多，场内又很热，但个个秩序井然，全神贯注，这一点不知要比我们好上多少倍。

我们从晚 8 点 30 分入场，午夜 12 点才离开，足足在里边熬了三个多小时。在回宾馆的路上，我开玩笑地说：“我宁肯多吃一块意大利牛排（因为意大利牛排每餐必吃，量又大，到后来大家都感到吃不下），也不去遭这份洋罪了。”后来，就留下一个话柄，每到吃饭的时候，作曲家徐沛东和词作家陈晓光就常用听歌剧来“威胁”我，向我推销他们的牛排。

强 化 训 练

4 月 7 日，我们旅行到威尼斯。当晚威尼斯的主人又给我

们安排了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本来事先已经说好的，除一、两位因为身体不适不能前去外，多数同志都去参加。但到了住地后，不知什么原因，几乎全团“哗变”，只有吴先生一人是“铁杆”派。当时，他问我去不去，说真话，我宁愿多吃一块牛排，也不愿意再受一次洋罪，这不是《为了一块牛排可以出卖巴黎》(巴黎公社时一首歌曲)，而是“为了不听歌剧可以多吃一块牛排”。但是，又一想，只剩吴老一人，怪难为情的，于是，我撑着说：“去，我去，今晚作一次强化训练。”大家听我一说都笑了。君一言，驷马难追，当晚，我跟着沃夏先生和吴老，穿行在威尼斯的小巷，急匆匆去参加这场音乐会。

钢琴独奏音乐会，在威尼斯一座名叫格拉西的大厦举行，演奏者是一位 20 多岁的年轻女钢琴家，她的名字叫法比阿娜·巴比尼，毕业于佛罗伦萨一家音乐学院，现在在博洛尼亚工作。那天晚上她演奏了贝多芬、巴赫、德彪西三位音乐大师的三组曲子。我似懂非懂，边听边记，边体味着音乐的意境，休息时，再请吴教授画龙点睛地给我讲讲，感觉也怪有意思的。

人世间许多事无法捉摸，象我这样目不识“都、来、咪、发、梭、拉、西”的，怎么能单独陪名教授欣赏音乐呢？这不是玩笑吗！我暗自思忖，我这个“音盲”，能有一次机会陪吴教授听音乐会也是一种造化吧。

吴老，是正儿八经的音乐教授，现在身边还有两个硕士研究生，一个博士研究生，可谓誉满神州，桃李天下。本团音乐家徐沛东就是他的学生，而且有过师承关系。吴老是我们国家屈指可数的著名音乐家，我不十分清楚他的身世，但我知道他早年留学于苏联，回国后，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也担任过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中央候补委员，今年 68 岁，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顾问。听同行的人说，他谱写过许多名曲，如歌剧《红色娘子军》是他的代

表之一。为人，当然没说的了，反应机敏，动作敏捷迅速，英语有良好的基础，是我们团的“候补”翻译。我们很尊敬他，不只因这些表象，更因他深厚的音乐艺术造诣和广博的学识。

应该说，就我本人的经历，历来与音乐这门高雅艺术无缘，自读小学起，我的音乐成绩总是把我的总分拉下不少，我自知天生与俄耳甫斯（希腊神话中的歌手）无缘，所以我也不必自作多情，索性离得越远越好。什么“哈夏音乐会”“卡拉OK厅”我都不沾边。就是到了文联工作，我也不分工联系音乐家协会。对音乐知识相当贫乏，至于对那些蝌蚪般的五线谱，在我看来简直就是无字“天书”。我一向认为音乐和文学一样，是“天才”所为，一些音乐家和文学家不一定有多少学问，后天也未必有多大积累，他们可能在青年甚至少年时就崭露出才华。比如，我们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聂耳，只有 23 岁，可谓英年早逝，就算他用其毕生，又能读多少书？冼星海也只活了 40 岁，却创作了像《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等 500 余首作品。以前面提到的三位作曲家为例，贝多芬 8 岁登台演出，11 岁开始写作钢琴奏鸣曲；巴赫 15 岁在一座教堂唱诗班，18 岁就是魏玛宫廷乐队的小提琴手；德彪西 18 岁获法国总谱读法一等奖，22 岁以《浪子》获罗马大奖，世界不少作曲家他们的年龄和成就并无多大必然联系。因为我一向崇信“秉赋”，所以也就一向疏远音乐。如果还算有兴趣接触，那也是在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旦，嗅到一点音乐的气味，才知道天下有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幻想曲、咏叹调、小步舞曲、圆舞曲、进行曲等等，才知道世界有莫扎特、贝多芬、舒曼、巴赫、海顿的名字。

有人说，爱好便是兴趣，兴趣在于培养。我经过这一次威尼斯一个夜晚的强化训练，至少对这个神秘怪物，不再感到望而生畏，消除了胆怯心理。音乐，好比一条河，只要心灵的闸门肯于打

开，涓涓细水就可以流向心田。

那一个傍晚，我过得非常愉快，因为我荣幸地做了吴先生的“研究生”。虽然，此时此刻，我还辨认不清《帕萨卡里雅》和《恰空》(巴赫)变奏的形式；捕捉不到《意象》(德彪西)中千变万化的乐曲和变化莫测的音色；体味不出《爱格蒙特》(贝多芬)为白山的呐喊和呼号，但我的神经告诉我，已经触及到音乐的生命，我的血液已感觉到音乐的力量。我乘着音乐的轻舟遨游在亚得里亚海湾，飞翔在亚平宁的群山，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去拥抱音乐之神，她让我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紧接着，第二个晚上，意方又安排我们去威尼斯一家音乐场所，欣赏意大利作曲家杰米尼亚尼、维瓦尔迪和德国作曲家巴赫的管弦交响乐协奏曲。当时在场的“老外”，有我们和一家法国提琴厂的客人，当然隆重。据说法国客人是专程来了解他们的产品使用的情况，因为那天演奏的有两把小提琴是这家工厂 200 年前的产品。我真佩服西方人对自己的产品连续跟踪问效的认真精神。我们在意大利虽然时间不长，但却多次接触音乐方面的专家，并且三次出席他们的音乐会，在交谈中，我深深地感到，意大利民族是一个酷爱音乐的民族，不少人都是能歌善舞。意大利国家是音乐的故乡，许多乐种就是植根于这块充满歌声的土地上，在这里发芽、破土、成长起来，并由此而传播到欧洲、亚洲、非洲，乃至全世界。无论在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无论在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涌现出为数不少的小提琴家、歌剧作家、作曲家和音乐家。他们在大千世界音乐的天空里闪烁着璀璨的光芒。今天，当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听到世界十大男高音之首、“C 之王”帕瓦罗蒂的歌声，就会想起意大利这充满旋律的名字，仿佛它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洋都有一支歌在跳荡，它让所有离别的人永远怀念和神往。

长梦中醒来

“对于一个天生的音乐家，一切都是音乐。只要是颤抖的，震荡的，跳动的东西，大太阳的夏天，刮风的夜里，流动的光，闪烁的星辰，雷雨，鸟语，虫鸣，树木的呜咽，可爱或可厌的人声，家里听惯的声响，咿咿哑哑的门，夜里在脉管里奔流的血，——世界上一切都是音乐；只要去听就是了。”（引自《约翰·克利斯朵夫》卷一第88页）这里，罗曼·罗兰把音乐奉为“无所不在”，但他有一个界定的前提，就是必需“一个天生的音乐家”。而音乐“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丹纳的《艺术哲学》）这一点，恐怕任何人也不会怀有疑义。一切艺术（不只音乐）都是外在事物（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艺术家头脑中的精神反映，不过外在事物和精神反映之间，要借助一个敏感元件，那便是艺术家的灵感。艺术家把对事物突出的感受的讯号（或峰值）连接在一起，经过象电子元件那种特殊的放大作用，形成的精神再造——艺术品，它既不是原来的实体，又别于、高于、超越于原来的实体，这是否可称作艺术的定义呢？显然，美术馆不是博物馆，艺术品不是动植物的化石和标本，它是一种再生、再造品，在再生、再造中，加进了艺术家的精神，参和了艺术家的感情。因此，照片不是摄影作品、机械的素描也不能算作美术作品、文字不等于书法、人的运动不是舞蹈、大事记不是文学等等，同样，音乐作品，不是自然界的鸟鸣、兽吼和人喊，而是经过艺术家的重组，搭配，它是“建立在艺术家能自由组织和变化的数学关系之上”（《艺术哲学》）的再生品。因此，一切艺术都可归在这个定义之中：“不论建筑，音乐，雕塑，绘画，诗歌，作品的目的都在

于表现某个主要特征，所用的方法总是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总体，而部分之间的关系总是由艺术家配合或改动过的。”这样，我们讨论的问题便逐渐明晰，产生艺术作品（包括音乐），第一是外在事物（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第二是艺术家的自由组合和搭配。最后才能产生于脱离母体的新的生命。如果用一个化学反应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更会简捷、明了，即水(H_2O)的生成，是氢(H)和氧(O_2)的化合物，水好比艺术，氢和氧是生成水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水来源于氢和氧，但又别于氢和氧。

我在意大利访问期间，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古文明属于亚洲，那么，中世纪便是欧洲的一统天下，而意大利又在欧洲独领风骚。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不能不给艺术的产生和成长提供肥沃的土壤。古罗马帝国的兴衰、文艺复兴运动的震荡，强烈地弹拨着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回国以后，我在对这一问题的回味，学习和思考中，感到意大利的音乐，之所以如同意大利的绘画、雕塑、建筑一样，独领风骚，是与这个国家的宗教强权统治和世俗变态的生活密不可分，其中，包括艺术家们所理想的音乐不断与教会和宫廷贵族的美学思想进行斗争。当我们翻阅意大利的作品时（乃至以后扩展到德、法、奥、荷等国）为宗教而作的弥撒和经文歌占有相当比重。威尔第的合唱作品《安魂弥撒》、《圣母颂》、《圣母悼歌》、《赞美童贞女玛丽亚》以及维瓦尔迪的教堂音乐等等。其中不少音乐家的创作生涯就是起步于教堂的唱诗班和伴奏师，维瓦尔迪还受戒成为神父，称“红发神父”。在世俗音乐上，维瓦尔迪的“世俗康塔塔”曾得到同时代德国大作曲家巴赫的高度赞赏，然后改编他几部协奏曲，由此，巴赫也曾集中精力创作过世俗乐曲。

通过接触和占有的意大利音乐资料来看，意大利的音乐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意大利音乐在一个时期内，不排除为贵

族、为宗教服务的宗旨，相当一部分音乐作曲家不是教堂乐师就是宫廷乐师。二是意大利牧歌在欧洲音乐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它是文艺复兴的产物，在 14——16 世纪之交，意大利流行两种民谣：“浮罗托拉”和“维兰奈拉”，它们不但在宫廷中非常流行，而且在市民生活中，也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曲，到了 16 世纪 30——40 年代，新兴的牧歌已成为世俗专业音乐的主要体裁。三是意大利歌剧对欧洲各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影响不能低估，最初的歌剧产生在 16 世纪末，佛罗伦萨的进步的文艺知识分子中，意大利最初的一部歌剧是培里根据努契尼的脚本所写的《达芙妮》，1597 年，在柯尔西的宫邸演出，一时轰动佛罗伦萨。

到此，我又想起访意期间在佛罗伦萨因看《茶花女》而开的一个玩笑。为了少吃一块牛排亦应和音乐建立一点友谊吧。

尹瘦石先生印象

——陪同尹先生出访意大利 15 天

要不是中国文联组团去意大利出访，可以断言：我是不会有缘陪同尹瘦石先生一起度过那 15 天旅行生活的。

尹老，作为古稀之人的长者，我尊敬他；作为当今中国著名书画家，他的作品从早期的《伯夷叔齐》、《屈原》、《正气歌》，到当场给毛泽东、柳亚子画像，尤其他笔下那栩栩如生飞驰于神州的骏马，更是誉满天下。他的书画墨迹，在华夏大地上广为流传，并远渡重洋为日本、新加坡等国收藏。对于他的精湛艺术的造诣，我们只能是“高山仰止”、“望墨兴叹”。

早春三月，北京，还是春寒料峭，却已生机盎然、万木争荣。首都机场一架经法兰克福飞往意大利罗马的 CA—931 班机，在 3 月 28 日 13 点 45 分倏忽间拔地而起，于是，我和尹老的旅行生活便从此开始。

一般说来，人的相识、相知，第一印象是相当重要的，俗话说“先入为主”。我对尹老的印象是在登机之前，在中国文联一间不大不小的办公室里，做出国前的训练，大家见见面，再强调一下

外事纪律，相互提示一下出国的准备工作等等。我提前到，与文联同志坐着聊天，突然，一位童颜鹤发长者，健步向我们中间走来，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他伸出一只不知握过多少画笔的手，同我们一一问候。当走到我跟前时，他稍作迟疑：

“噢！你就是黑龙江来的吧！”

“快坐。”

并连声说：“好，好啊！我们一路同行。”

“黑龙江我熟悉。晁楣、王忠瑜、杨角……我们都是老相识了。”

在那个年代，作为老艺术家，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一幸免。尹老，1958年，做为“后补右派”被下放到黑龙江省虎林县的850农场。

世界上有许多事近于滑稽可笑。尹老，因为手中那支笔遭至不幸，同时，又因那支笔而挽救了他的不幸。1960年，尹老被抽调哈尔滨作画，23年以后，尹老曾因公从北京去哈尔滨，北方大厦正厅那幅《群马图》，还在那完好如初地悬挂着。往事如烟，虽然是一段不甚愉快的回忆，但作为我听来却倍感亲切，我们之间，似有一段乡里乡情。

尹老转入正题。他漫不经心、自言自语地和大家谈起意大利，古罗马：“人说罗马有十多：古迹多、教堂多、雕塑多、博物馆多，噢！还有什么小偷多、妓女多、狗屎多……”大家哈哈一笑，尹老的诙谐幽默是令人佩服的。

接着又叮嘱我们要带风雨衣或折叠伞，他说地中海的气候，变化无常，晴天白日，就可能来雨。“意大利的石头路多，要带一双休闲鞋，以备参观走路。”“外国人没有喝茶习惯，你们要喝茶还得准备一个电热杯……”

尹老在不知不觉的谈笑中，把会议已经组织起来了。我们这

位团长、久负盛名的画家、书法家，由於他的“细雨润物”，使我们与他的距离顿然消失了。这使我想起毛泽东一些故事，常以幽默解除对方的窘境，减轻陌生人的精神压力。诗人艾肯曾以自身的经历赞许过毛泽东这种谈话的高超艺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有修养的人，在接人待物上自然不失“大家风度”。这一点在以后的意大利之行中，一再被证实。尹老颇有长者之风，他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难于接近、高不可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作品和他的本人完全是两回事。他是一位和蔼可亲、可敬的平凡人，又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艺术家。

路上，尹老给我们讲了许许多多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和当时的代表人物，如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提香等等。

尹老依然自谦地说：“许多西方艺术史，我都忘记了。这次出国前我借了几本书，还想再温习温习。”其实，仅此这些，对我已是一个很大满足了。

巧得很，到意大利我们下榻于罗马市区中心的弗拉姆宾馆，我与尹老一壁之隔，既可稍加照顾老人家，又是请教的好机会。4月1日那天上午，看过了奥斯蒂亚罗马旧城，回到宾馆大家累极了，团里安排自由活动。我到尹老房间，提起要采访他的想法。他说：“写什么，老掉牙的故事，别炒冷饭了。”后来，我认真地说：“要么给您看看记者证？”他笑着“不用了！在北京采访的人太多了，应酬不暇。”我和尹老边聊边品着老人家家乡寄来的浓郁的香茶。电热杯连续作业，烧了一杯又一杯，我记得清楚，我俩足足喝了四缸子水，谈了三个半小时。他很高兴。

闲聊中，我的采访已悄悄开始了。

尹老，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有着 62 年的从艺生涯。江苏宜兴人，1933 年学画，在武汉、桂林、重庆以及内蒙古等地都长期

工作过，足迹遍及祖国内陆边疆。40年代初就开始搞个人画展，1945年，年仅27岁的尹老，在重庆与柳亚子先生合作，举办过《柳诗尹画联展》，毛泽东同志为之题词。重庆谈判时，尹老还给毛泽东亲自画像。当然，这幅作品非常珍贵，既是艺术品，又具史料价值，它已收集到1990年出版的《尹瘦石书画集》中，他将与一切艺术珍品一样载入史册。尹老过去虽然做过内蒙、北京等地的文联、书协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职，但他仍然把自己看作是一位艺术工作者，兴趣仍然在艺术上。现在，尹老已是年逾七旬老人，仍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理事、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的会长。工作相当繁忙。

在采访中，我曾提及前些年在重庆见过毛泽东亲笔的《沁园春·雪》的原稿。他微笑着说：“你知道，那份手稿就是我收藏的。”原来我们今日得见那首脍炙人口、大气磅礴的主席词作，竟是老先生之功。于是，对尹老的资深更加涂上一层深深的敬意。想不到我能有幸亲耳聆听一位在半个世纪前与伟人见面并为之作画的人的谈话，体味着当年一位热血青年与领袖接触的风光，并分享他的快慰。

“还有5分钟就要吃晚饭了！”我提醒尹老。

他似乎不大相信地说：“好快呀！”

他打开箱子随手递给我两本小册子，一个足穆青写的《意大利散记》，一个是杜钦舜所著《古城罗马》。

“你路上看看！”

我领会老人家的意图。

如果说尹老给我最深的印象，要算他对艺术永无止境、执着的追求了。这也是我们全团的人有口皆碑的共同感受。论说一个艺术家，当他功成名就之时，满可以无须进取、坐享其美誉了。成功者的名字就是艺术，可以价值连城。况且尹老毕竟年事

己高，出国访问，尽可放松放松，悠闲自得地观赏异国他乡的风光也就罢了。这对谁也无可苛求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

然而，尹老并不这样想，整个意大利之行他孜孜不倦的精神告诉我们，他的艺术青春并非随着生理年龄而衰老，相反，愈是年长，艺术追求愈强烈，精力愈旺盛。应该说，考察中他比我们起得早、看的深、思考的多、研究的透。到罗马第二天，去参观梵蒂冈。梵蒂冈作为一个国家，独具特色。是一个城中之国，小到不能再小，夸张一点说，一个角球可以踢出国界。但就宗教而言，大到不能再大，它是领导世界天主教的精神首都。这里有世界最大的教堂——圣·彼得教堂；有代表欧洲文艺复兴时的巨匠、大师米开朗琪罗的不朽之作的西斯廷小教堂。那天，我留心尹老认真和兴奋得不可言表的程度。好象他那双极富色彩的眼睛已经显得不够使用，他目不暇接、全神贯注、留连忘返。他一幅幅的数着穹顶米开朗琪罗用了四年时间给世界艺术宝库创作的辉煌。尹老站着看、坐着看，摘下花镜看，举着望远镜看……由于他的“传染”，我也觉得在扑朔迷离之中，正面墙那幅《末日的审判》巨作，作者把自己绘入其中，圣·巴尔托洛梅奥的皮上刻画着米开朗琪罗的凄惨的脸。寓意极为深刻，给人以博大的想象空间。艺术家为艺术而生，又为艺术而死，而真正的艺术却是长留天地。我们后人读着那血染的画卷，不由得也身心发烫。恐怕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尹老要比我们来得更强烈。

这次意大利之行，大家都感到大饱眼福，是一个丰收、是一种满足。但作为尹老一路上总是隐隐留下稍许遗憾。诚如追求得愈多，失落得愈大，这是一个人生永恒的哲理。尹老一路上念念不忘《愤怒的摩西》，因为那是出自米开朗琪罗之手。他常常给我们做着手势，“就是那个大胡子，用手捋着胡子的雕塑”。尹老另外一个遗憾，就是在佛罗伦萨因为时间关系，简化了日程，原

定去参观一个古罗马贵族的墓地，据说在 6 尊雕塑中有 4 尊是米开朗琪罗的作品。

4 月 11 日，我们结束了佛罗伦萨、威尼斯的参观、考察活动，返回罗马，准备回国。余阴渺渺，只剩半天多一点的有效时间。看得出大家的心都象漂浮在亚得里亚海湾上的贡多拉一样，都浮动起来了。归心的激动，打点行装的紧张，尤其是购物的驱动。全团上下都在忙着采购，仿佛谁也不愿入了宝山空手归。有人形象地说，那天叫“狂采”。4 月的意大利半岛，海风徐来，凉爽宜人，但大家几乎汗流浃背。唯有尹老却置身热烈之外，心地释然，只身一人在使馆人员陪同下去看他那个朝思暮想的“大胡子”去了。下午 4 点全团集合，准备去机场，他笑容可掬地问我们：“你们采购的怎么样？买到了什么好东西，我看看！”他说：“我今天看的非常好，总算去了圣·彼得锁链教堂，看到了摩西。还去了少女喷泉。去了博尔盖塞博物馆，那里珍藏了不少贝尔尼尼和拉斐尔的作品。”他高兴极了，满脸堆笑，作为艺术家什么是他最大快乐？艺术，只有艺术才是艺术家永为享用的快乐。

引擎终于发动了。飞机在宽大的罗马机场跑道上缓缓滑动，刹那间便破空而入，钻到云层里，俯望罗马已淹没在一望无际的云海里。我在沉思，15 个日日夜夜，360 个小时，如果把陪同尹老访问意大利作为一次面授，那么，尹先生传授给我了什么？

透过尹老那深邃的日光，我仿佛看到古罗马历史斑驳的残片，让人感到有一种格外的历史纵深感，更幽远、更神秘、更丰富、更深厚、更具色彩。在岁月漫长的隧道里，依稀还闪烁着熠熠如灯的火光，它照耀我们勇敢地向未来走去。

老师，谢谢你给我以创造的力量。

结束语

●我为什么把这本意大利旅行散记起名叫《挪亚方舟的残片》，一觉得这名字怪有意思的，不那么直白，还有很好的弹性。二是“挪亚方舟”纯属《圣经》里面的传说故事，挪亚是个幸运儿，他能受到上帝的恩宠和赏识，提前把灾难的消息告诉他，他营造了“方舟”逃避了一场世界末日的灭顶之灾。你说他该有多么幸运。

●浙美出版了一本《古典艺术》，其中导言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可以把古典艺术比作一座建筑物的遗迹，差不多完成了，但决非全部完成了，应当从非常分散的残片和不完全的描述中重构它原来的形状。”这段话，恐怕可以说是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遍布意大利各处的古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文艺复兴古迹（绘画、雕塑、残垣、废墟等），诚如一座建筑物的遗迹，我们虽然看不到它的全貌，但是，可以“从非常分散的残片和不完全的描述中重构它原来的形状”。我在意大利 15 天，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个拥有漫长岁月、扑朔迷离的国家看透说透，但是，倘若读者能从我的残痕漏迹中，对意大利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以及它的创造，有个初步了解，便不胜欣慰了。

●写作，无疑是辛苦差事，甚至是痛苦。大约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不能安枕。意大利，那只伸向地中海的“长靴”，仿佛魔法般地飞舞起来，撞击着我的心灵，使我无法平静下来，那些跨越时空永不失色的艺术，灿烂辉煌的文化瑰宝；那个奇特充满抗争与智慧，富于幻想与追求，蕴含震撼与爆发，饱藏扭曲与变形的民族，怎不让人去思索和设问。我没有能力象薄迦丘那样驱令他的作品主人公 10 天里讲出 100 个故事，但是，通过我所接触的人、事，哪怕吉光片羽，你至少可以“窥之一斑”。或许不至令你失望。

●历史从不冷淡任何人，只要有付出就有收获。我看到意大利民族那些天才创造，我不禁惊愕，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除了我们还有别人。谁都不能站在“罗马七丘”上振臂一呼“巴黎大而天下小”。我们的目力实在有限，世界上不知道的东西太多太多，而没有被认识的世界又太大太大。我们何曾不想像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那样，在有生之年也发现一块“美洲大陆”，但那的确需要充足的勇气和坚韧的耐力。

●其实世界上没有一处“圣地乐土”，诗人曾悲痛地哀怨道：“呵，意大利，奴隶之国，忧愁之乡，暴风雨中的无舵之舟，它不是自己国土的主宰，而是花街柳巷，让别人来寻花问柳”（意大利诗人但丁诗）。始古而今，意大利的魅力确实征服了成千上万的世人，他们满怀激动、虔诚所至来到这个国家，追求人生的解脱（无论宗教与世俗），感悟生命的快乐，分享意大利人欢天喜地、兴高采烈的愉悦，但是，我还是依恋我的祖国，到不了“乐不思蜀”的程度。要么，为什么在离开罗马的时候，我竟是那般归心似箭，而又为了那段“不了情”，我以上面的十余万字记叙我的心境与思念。

●归来兮，归来两手空空。千里负笈，只有这只“方舟”，伴我

度过旅途之苦。

●感谢我旅意的团长尹瘦石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感谢老作家鲁琪老师为本书作序；感谢我的挚友诗人肖英俊为本书把关；感谢黑龙江省文联一些同志为本书所作的奉献；还有，北京中国作协关登瀛作家在我出访之初有益的提示；《文艺评论》主编韦健伟、《章回小说》副主编王绘在成书最后一段与我共同工作的日日夜夜。这些都和本书中的意大利一样，已刻印在我生命中的这段路程。

●本来书到集成梦亦安，但我并没有感到轻松，书中以及书外的人与事仍强烈地积压着我的情感，而且更加滞重。对于基督徒，人生是“原罪”，而我，一生“债台”高筑，欠下的感情债，也许更是无法偿还的。

作者于《六雪斋》

1995 年 7 月 1 日

主要参考书目

- 《欧洲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 《艺术哲学》((法)丹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
- 《古典艺术》(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导论)
(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2 年 9 月)
- 《欧洲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1 年版)
- 《世界历史问题全解》(齐鲁书社 1985 年版)
- 《中国人》(林语堂著) (学林出版社 1995 版)
- 《意大利人》((意)路易吉·巴尔齐尼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6 年版)
-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丹尼斯·哈伊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年版)
-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
(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
- 《在大时代前面》((苏)阿尔·柯尔塔耶夫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 1984 年版)